
錦章書局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錦章書局印
陽湖汪洵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袁公路大起七軍
賈文和料敵決勝


下邳城曹操鏖兵
董國舅內閣受詔

第一才子書卷十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十九回　下邳城曹操鏖兵　白門樓呂布殞命

使劉備於漏書之後而小沛之戰為布所殺則操必曰非我也布也及令備當淮南之衝若其放走呂布而操殺之則又必曰非我也軍令也欲使他人殺之而無其隙構呂布則有其隙矣欲自殺之而無其名違軍令則有其名矣操心中步步欲害玄德而外面却處處保護玄德乃玄德心中亦步步隄防曹操而外面亦處處逢迎曹操兩雄相遇兩智相對使讀書者驚心悅目玄德常曰元龍河海之士豪氣未除又曰元龍如臥百尺樓上則元龍之為人其英爽高明可知乃英爽高明之人而亦善於用詐何也曰兵不厭詐亦在用之得其宜耳不當詐而不詐則有不欺人之羊叔子當詐而詐何妨有善騙人之陳元龍

或曰玄德既知丁原董卓之事何不勸操留布以為圖操之地乎曰不然操非丁原董卓比也操不殺布則必用布用布則必防布既能以厚利結之而使為我用又能以術牢籠之而使不為我害是為虎添翼也操之周密不似丁董之疎虞玄德其見及此乎

易牙殺子以饗君管仲以為非人情不可近劉安之事將毋同乎曰不同牙為利也安為義也君非絕食則易牙之烹其子為不情君當絕食則介之推自割其肉

不為過也雖然呂布之戀妻也太愚劉安之殺妻也太忍惟玄德為得其中不得不棄而棄之何必如兄弟之誓同生死固不當學呂布得保則保之又誰云衣服之不及手足亦不當學劉安

曹家人截嫁攔婚並非拉着香囊酒吃呂家女空回白轉不為少了開門錢來前日長枷釘韓胤是獨桌請了媒人今番火炬燒下那是打燈接着新轎軍中得勝誠疑是娶親的奏樂人馬前大纛旗權當迎女的屏閣帳國丈自馱着貴妃出走不顧辱沒了東宮皇帝更不教太子親迎只為惡識了天使伐柯詩咏成破斧徛大媒的是刀鋸不是酒漿血光星犯着紅鸞戰通霄的是疆場不是枕席此數聯皆絕倒

將欲和人戒酒先特邀人飲酒張飛何其有禮從來請人吃酒便白白教人斷酒呂布大是不情自要吃酒却怪他人不吃酒張飛怪得高懷自不吃酒却怒他人吃酒呂布怒得沒趣送酒是好意侯成遇張飛定當引為心腹拒酒是蠢才曹豹與呂布果然可稱翁婿先飲酒後領棒以醉人受醉棒曹豹之痛好耐既折酒又折棒打醒人侯成之恨難消張飛借老曹打呂實不曾打老曹呂布為眾將打一人是分明打眾將張飛戒飲之飲比不戒飲之飲愈多翻覺戒飲為多事呂布禁酒之害比害酒之害更甚可為禁酒之大懲戒氣勝戒酒張飛但當戒一己之鞭

若禁酒如禁色。呂布安能禁衆人之夫婦。張飛殺過一夜酒風。明日便戒酒。不成倒便宜了醉漢。呂布打散他人筵席。自家竟與酒永別。活斷送了醒人。張飛徐州之失。還當以酒解其悶。呂布白門樓之死。誰能以酒奠其魂。此數聯又絕倒。

却說高順引張遼擊關公寨。呂布自擊張飛寨。關張各出迎戰。玄德引兵兩路接應。呂布分軍從背後殺來。關張兩軍皆潰。玄德引數十騎奔回沛城。（今日狼狽奔回則知前日不當盡出城外下寨）呂布趕來。玄德急喚城上軍士。放下弔橋。呂布隨後也到。城上欲待放箭。又恐射了玄德。（敘事周緻）被呂布乘勢殺入城門。把門將士抵敵不住。都四散奔避。呂布招軍入城。玄德見勢已急。到家不及。只得棄了妻小。（此卷中以玄德棄妻劉安殺妻呂布戀妻相對成趣）穿城而過。走出西門。匹馬逃難。（又失了小沛城此城凡三得三失矣）呂布趕到玄德家中。糜竺出迎告布曰。吾聞大丈夫不廢人之妻。今與將軍爭天下者曹公耳。玄德常念轅門射戟之恩。不敢背將軍也。今不得已而投曹公。惟將軍憐之。（語亦動聽）布曰。吾與玄德舊交。豈忍害他妻子。（前布與袁術戰時玄德曾遣雲長助之故今以此相報耶）便令糜竺引玄德妻小去徐州安置。（為後糜竺登城拒布伏案）布自引軍投山東兗州境上。留高順張遼守小沛。此時孫乾已逃出城外。關張二人亦各自收得些人馬。往山中住劄。（補筆應前亦便伏筆於後）且說玄德匹馬逃難。正行間。背後一人趕至。視之乃孫乾也。（孫乾先至關張慢來敘法參差有致）玄德曰。吾今二弟不知存亡。妻小失散。為之奈何。（先說兩弟後說妻小妙）孫乾曰。不若且投曹操。以圖後計。玄德依言。尋小路投許都。途次絕糧。嘗往村中求食。但到處聞劉豫州。皆爭進

飲食。絕勝重耳過衛時○先寫此句為後劉安殺妻供食作引 一日到一家投宿。其家一少年出拜。問其姓名。乃獵戶劉安也。是喜吃野味人 當下劉安聞豫州牧至。欲尋野味供食。一時不能得。野味難得不若家味之便 乃殺其妻以食之。奇絕古名將亦有殺妻饗士者。嫡人不幸生亂世遂使命如草菅哀哉○玄德以妻子比衣服此人以妻子為飲食更奇 玄德曰。此何肉也。安曰。乃狼肉也。人有溺愛悍妻者但知妻是肉不知妻是狼乃當以劉安之法處之○若在懼內者言之當名曰獅子肉 玄德不疑。遂飽食了一頓。曹操在呂伯奢家誤認豬是人玄德在劉安家誤認人是狼曹操不曾吃得一塊豬肉玄德飽吃一頓人肉不食豬肉者反是惡人吃人肉者反不食為好人 天晚就宿。不知劉安此夜如何睡得着 至曉將去。往後院取馬。忽見一婦人殺於廚下。不意取馬反忽見狼 臂上肉已都割去。非胥深得此一臂之力○玄德髀肉可復生此婦臂肉安得復生耶 玄德驚問。方知昨夜食者乃其妻之肉也。設或不見不問則劉安終不使玄德知之其立念比殺妻饗士者更奇 玄德不勝傷感。洒淚上馬。劉安告玄德曰。本欲相隨使君。因老母在堂。未敢遠行。又是孝子 玄德稱謝而別。取路出梁城。忽見塵頭蔽日。一彪大軍來到。玄德知是曹操之軍。同孫乾徑至中軍旗下。與曹操相見。不必直到許都即於途中相遇好 具說失沛城。散二弟。陷妻小之事。操亦為之下淚。假慈悲 又說劉安殺妻為食之事。其事甚奇不得不為一述 操乃令孫乾以金百兩往賜之。千金買駿骨百金謝狼肉一上黃金台一飽劉君腹○劉安得此金又可娶一妻矣但恐無人肯嫁之耳何也恐其又當野味請客也 軍行至濟北。夏侯淵等迎接入寨。備言兄夏侯惇損其一目。臥病未痊。回顧前文好 操臨臥處視之。令先回許都調理。好放安 一面使人打探呂布現在何處。探馬回報云。呂布與陳宮臧霸結連泰山賊寇。共攻兗州諸郡。照前文 操即令曹仁引三千兵打沛城。操親提大軍與玄德來戰呂布。伏後案 前至山東路近蕭關。正遇泰山寇孫觀吳敦尹禮昌豨領兵三萬餘。攔住去路。操令許褚迎戰。四將一齊出馬。許褚奮力死戰。四

將抵敵不住各自敗走操乘勢掩殺追至蕭關探馬飛報呂布（此句是過文）時布已回徐州欲同陳登往救小沛（小沛休矣）令陳珪守徐州（徐州休矣）陳登臨行珪謂之曰昔曹公曾言東方事盡付於汝今布將敗可便圖之（照應前文）登曰外面之事兒自為之倘布敗回父親便請糜竺一同守城休放布入兒自有脫身之計（埋伏後文）珪曰布妻小在此心腹頗多為之奈何（愚慮周匝）登曰兒亦有計了（是父是子）乃入見呂布曰徐州四面受敵操必力攻我當先思退步可將錢粮移於下邳（只說錢粮不說妻小妙甚）倘徐州被圍下邳有粮可救主公盍早為計布曰元龍之言甚善吾當并妻小移去（此句待他自說甚妙）遂令宋憲魏續保護妻小與錢粮移屯下邳（妻小休矣〇此處點出宋憲魏續筆法閒整）一面自引軍與陳登往救蕭關到半路登曰容某先到關探曹兵虛實主公方可行（此關休矣）布許之登乃先到關上陳宮等接見登曰溫侯深怪公等不肯向前要來責罰（反間得妙）宮曰今曹兵勢大未可輕敵吾等緊守關隘可勸主公深保沛城乃為上策陳登唯唯至晚上關而望見曹兵直逼關下乃乘夜連寫三封書拴在箭上射下關去（書中約他放火為號殺入關中也此處尚不說明）次日辭了陳宮飛馬來見呂布曰關上孫觀等皆欲獻關某已留下陳宮把守將軍可於黃昏時殺去救應（又反間得妙益孫觀等皆新結之寇且又新敗而陳宮寔為呂布心腹故必作如此語以誘布而布乃無不信矣〇黃昏時三字更有針線）布曰非公則此關休矣（非公則此關安得休）便教陳登飛騎先至關約陳宮為內應舉火為號（正將合陳登書中之意亦是黃昏時三字有以啓之也）登徑往報宮曰曹兵已抄小路到關內恐徐州有失公等宜急回（騙呂布又騙陳宮兩邊夾叙都用寔筆妙）宮遂引衆棄關而走（也着了道兒）登就關上

教起火來。不負書中之約亦可謂不背呂布之令 呂布乘黑殺至陳宮軍和呂布軍在黑暗裡。自相掩殺。只一陳登弄得他七顛八倒可知曹操用間之妙 曹兵望見號火。一齊殺到。乘勢攻擊。陳登前上三書中暗暗補於此妙 孫觀等各自四散逃避去了。易聚易散是賊寇身分○此句伏後招安一案 呂布直殺到天明。方知是計。呆鳥 急與陳宮回徐州。到得城邊。叫門時。城上亂箭射下。前日小沛城上之箭當移於此日射之 糜竺在敵樓上喝曰。汝奪吾主城池。今當仍還吾主。汝不得復入此城也。陳珪不出使糜竺答話妙甚 布大怒曰。陳珪何在。竺曰。吾已殺之矣。假話妙若不如此說恐陳登在呂布軍中為其所害也然不知登已早脫身去矣 布回顧宮曰。陳登安在。已往小沛賺高順張遼去了 宮曰。將軍尚執迷而問此佞賊乎。真是呆鳥 布令遍尋軍中。却只不見。好笑 宮勸布急投小沛。布從之。行至半路。則見一彪軍驟至。視之乃高順張遼也。奇 布問之。答曰。陳登來報說主公被圍。令某等急來救解。不向陳登那邊叙去却從呂布只邊聽來是用虛叙與前文變 宮曰。此又佞賊之計也。布怒曰。吾必殺此賊。只怕殺他不得了 急驅馬至小沛。只見小沛城上盡插曹兵旗號。原來曹操已令曹仁襲了城池。引軍守把。叙法虛實俱佳 呂布於城下大罵陳登。登在城上指布罵曰。吾乃漢臣。安肯事汝反賊耶。此時却不面諛 布大怒。正待攻城。忽聽背後喊聲大起。一隊人馬來到。當先一將。乃是張飛。突如其來來得湊巧 高順出馬迎敵。不能取勝。布親自接戰。正鬬間。陣外喊聲復起。曹操親統大軍衝殺前來。寫張飛後不即寫雲長忽又夾叙曹操用筆錯落 呂布料難抵敵。引軍東走。曹兵隨後追趕。呂布走得人困馬乏。又閃出一彪軍。攔住去路。為首一將。立馬橫刀。大喝呂布休走。關雲長在此。突如其來來得湊巧○看他寫關雲長之來叙法各變妙甚 呂布慌忙接戰。背後張飛趕來。布無心戀戰。與陳宮等殺開條路徑

奔下邳侯成引兵接應去了。略作一頓。○此處點出侯成用筆閒警 關張相見各洒淚言失散之事寫得有情致 雲長曰我在海州路上住劄探得消息故來至此張飛曰弟在芒碭山住了這幾時今日幸得相遇補寫二人蹤跡只在二公口中自叙省筆 兩個叙話畢一同引兵來見玄德哭拜於地玄德悲喜交集叙得有情致 引二人見曹操便隨操入徐州糜竺接見具言家屬無恙玄德甚喜陳珪父子亦來參拜曹操叙事簡到一筆不漏 操設一大宴犒勞諸將操自居中使陳珪居左玄德居右亦學呂布坐法耶 其餘將士各依次坐宴罷操嘉陳珪父子之功加封十縣之祿授登為伏波將軍完陳珪父子 且說曹操得了徐州心中大喜可知在兖州時未嘗須臾忘徐州也 商議起兵攻下邳程昱曰布今止有下邳一城若逼之太急必死戰而投袁術矣雖布與術合其勢難攻今可使能事者守住淮南徑路內防呂布外當袁術此是正意 況今山東尚有臧霸孫觀之徒未曾歸順防之亦不可忽也此是餘意 操曰吾自當山東諸路其淮南徑路請玄德當之使玄德當袁呂往來之要衝亦即驅虎吞狼之計也 玄德曰丞相將令安敢有違玄德此時不得不應 次日玄德留糜竺簡雍在徐州帶孫乾關張引軍住守淮南徑路曹操自引兵攻下邳且說呂布在下邳自恃粮食足備應前移屯錢粮 且有泗水之險照後曹操決水 安心坐守可保無虞陳宮曰今操兵方來可乘其寨柵未定以逸擊勞無不勝者布曰吾方屢敗不可輕出待其來攻而後擊之皆落泗水矣豈知此水反為我害 遂不聽陳宮之言過數日曹兵下寨已定操統衆將至城下大叫呂布答話布上城而立操謂布曰聞奉先又欲結婚袁術吾故領兵至此夫術有反逆大罪

而公有討董卓之功，今何自棄其前功而從逆賊耶。倘城池一破，悔之晚矣。若早來降，共扶王室，當不失封侯之位。（此非謗布，是欲用布也。玄德在白門樓時正慮此耳。）布曰：「丞相且退，尚容商議。」（主張不定。）陳宮在布側大罵曹操奸賊，一箭射中其麾蓋。（今日城上之一箭，不如前日店中之一劍。）操指宮恨曰：「吾誓殺汝。」（為白門伏案張本。○呂布轅門之射，玄德不必報恩；陳宮麾蓋之射，曹操安得懷恨耶。）遂引兵攻城。宮謂布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可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操若攻將軍，宮引兵擊其背；若來攻城，將軍回救於後。不過旬日，操軍食盡，可一鼓而破。此乃犄角之勢也。」（玄德屯兵城外而致失小沛者，為與關張俱出而城中空虛也。若今陳宮所言，則誠大善。）布曰：「公言極是。」遂歸府收拾戎裝。時方冬寒，吩咐從人多帶綿衣。布妻嚴氏聞之，（百忙忽閃出一婦人，正應前移置妻小句。）出問曰：「君欲何往？」布告以陳宮之謀。嚴氏曰：「君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倘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之妻乎。」（汝若肯死，安得為他人妻。只此一語，便為貞婦。）布躊躇未決，三日不出。（沒主意。）宮入見曰：「操軍四面圍城，若不早出，必受其困。」布曰：「吾思遠出不如堅守。」（沒主意。）宮曰：「近聞操軍糧少，遣人往許都去取，早晚將至。（又在陳宮口中帶敘曹操軍中事。）將軍可引精兵往斷其糧道，此計大妙。」布然其言，復入內對嚴氏說知此事。（婚姻之事謀及婦人猶可言也，軍旅之事謀及婦人不可言也。）嚴氏泣曰：「將軍若出，陳宮、高順安能堅守城池。倘有差失，悔無及矣。妾昔在長安，已為將軍所棄，幸賴龐舒私藏妾身，再得與將軍相聚。（頓提前事，如千丈游絲忽然一落。）孰知今又棄妾而去乎。將軍前程萬里，請勿以妾為念。」言罷痛哭。（先以危詞動之，又以哀辭訣之，然後繼之以哭，不由丈夫不聽。）布聞言愁悶不決，入告貂蟬。（貂蟬別來無恙。○既謀之妻，又謀之妾，總是沒主張。）蟬曰：「將軍與妾作主，勿輕騎自出。」（嚴氏之言詳，貂蟬之言略，敘法俱佳。）布曰：「汝無

憂慮。吾有畫戟赤兔馬。誰敢近我。（頻誇戟馬正為後文盜馬盜戟作反襯）乃出謂陳宮曰。操軍糧至者詐也。操多詭計。吾未敢動。（帷內人偏不肯說是帷內偏有許多解說）宮出歎曰。我等死無葬身之地矣。（極似李儒嘆董卓語）布於是終日不出。只同嚴氏貂蟬飲酒解悶。（飲酒二字閒閒引起）謀士許汜王楷入見布。進計曰。今袁術在淮南。聲勢大振。將軍舊曾與彼約婚。今何不仍求之。彼兵若至。內外夾攻。操不難破也。（此計不出程昱所料）布從其計。即日修書。就着二人前去。許汜曰。須得一軍引路。衝出方好。布令張遼郝萌兩个。引兵一千。送出隘口。是夜二更。張遼在前。郝萌在後。保着許汜王楷。殺出城去。抹過玄德寨。眾將追趕不及。已出隘口。（讀者至此為玄德着急）郝萌將五百人跟許汜王楷而去。張遼引一半軍回來。（一軍忽分兩隊一去一回寫得變幻）到隘口。是雲長攔住。未及交鋒。高順引兵出城救應。接入城中去了。（此時捉住張遼不如後日捉住郝萌）且說許汜王楷至壽春。拜見袁術。呈上書信。術曰。前者殺吾使命。賴我婚姻。今又來相問。何也。汜曰。此為曹操奸計所誤。願明公詳之。術曰。汝主不因曹兵困急。豈肯以女許我。楷曰。明公今不相救。恐唇亡齒寒。亦非明公之福也。術曰。奉先反覆無信。可先送女。然後發兵。（孫策借兵得他玉璽為質呂布借兵又要他女兒為質一是死寶一是活寶）許汜王楷只得拜辭。和郝萌回來。到玄德寨邊。汜曰。日間不可過。夜半吾二人先行。郝將軍斷後。商量停當。夜過玄德寨。許汜王楷去了。郝萌正行之次。張飛出寨攔路。郝萌交馬只一合。被張飛生擒過去。五百人馬盡被殺散。（本恐許汜王楷有失故郝萌引軍送之不意彼二人反走脫郝萌反被擒寫得變幻○走張遼則寫雲長擒郝萌則寫張飛都好）張飛解郝萌來見玄德。玄德押往大寨見曹操。郝萌備

說求救許婚一事。操大怒。斬郝萌於軍門。 又宛了呂家一个媒人 使人傳諭各寨小心防守。如有走透呂布及軍士者。依軍法處治。 玄德亦在約束之內 各寨悚然。玄德回營。分付關張曰。我等正當淮南衝要之處。二弟切宜小心在意。勿犯曹公軍令。飛曰。捉了一員賊將。曹操不見有甚褒賞。却反來說嚇。何也。 幾乎又惹此人發作 玄德曰。非也。曹操統領多軍。不以軍令。何能服人。弟勿犯之。 玄德之意不過在他簷下過不敢不低頭耳然若以此語勸張飛飛必不服故以軍令當嚴為辭蓋假語也 關張應諾而退。且說許汜王楷回見呂布。具言袁術先欲得婦。然後起兵援救。布曰。如何送去。汜曰。今郝萌被獲。操必知我情。預作準備。若非將軍親自護送。誰能突出重圍。布曰。今日便送去如何。 又何倉卒至此 汜曰。今日乃凶神值日。不可去。明日大利。宜用戌亥時。 不惟會做媒又會選日 布命張遼高順引三千人馬。安排小車一輛。我親送至二百里外。却使你兩個送去。次夜二更時分。 是戌末亥初 呂布將女以綿纏身。用甲包裹。負於背上。提戟上馬。 只有隨新人的送娘那有背新人的送爺只有蓋新人的紅羅那有裹新人的鐵甲只有坐新人的花轎那有騎新人的戰馬可發一笑 放開城門。布當先出城。張遼高順跟着。將次到玄德寨前。一聲鼓響。關張二人攔住去路。大叫休走。布無心戀戰。只顧奪路而行。玄德自引一軍殺來。兩軍混戰。呂布雖勇。終是縛一女在身上。只恐有傷。不敢衝突重圍。 趙雲懷小兒却能衝陣呂布背女子不能突圍意者玄德之子紫微早已臨身奉先之女紅鸞未曾照命耳 後面徐晃許褚皆殺來。眾軍皆大叫曰。不要走了呂布。布見軍來太急。只得仍退入城。 前番是自己退轉今番是別人趕回 玄德收軍。徐晃等各歸寨。端的不曾走透一个。呂布回到城中。心內憂悶。 不獨呂布憂悶女兒當亦憂悶 只是飲酒。 聊當送親酒 却說曹操攻城。兩月不下。忽報

河內太守張楊出兵東市欲救呂布部將楊醜殺之欲將頭獻丞相却被張楊心腹將眭固所殺反投大城去了 此事只在報人口中敘過省筆 操聞報即遣史渙追斬眭固 只一句了却更省筆 因聚衆將曰張楊雖幸自滅然北有袁紹之憂東有表繡之患下邳久圍不克吾欲捨布還都暫且息戰如何荀攸急止曰不可呂布屢敗銳氣已墮軍以將為主將衰則軍無戰心彼陳宮雖有謀而遲 確評 今布之氣未復宮之謀未定作速攻之布可擒也 机會良不可失若在袁紹必不肯聽此言 郭嘉曰某有一計下邳城可立破勝於二十萬師荀彧曰莫非決沂泗之水乎嘉笑曰正是此意 不消郭嘉說出荀彧早已道着二口如出一心 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視水淹下邳 濮陽城中呂布贈操以火下邳城中曹操答布以水畢竟火不勝水 下邳一城只剩得東門無水 為後侯成盜馬出東門伏案 其餘各門都被水淹衆軍飛報呂布布曰吾有赤兔馬渡水如平地又何懼哉 公則無懼矣妻小奈何恐不能盡獻在背上也 乃日與妻妾痛飲美酒 只顧自己吃酒不顧他人吃水 因酒色過傷形容銷減一日取鏡自照驚曰吾被酒色傷矣自今日始當戒之遂下令城中但有飲酒者皆斬 不戒色而戒酒自己害酒却戒別人飲酒可笑 却說侯成有馬十五匹被後槽人盜去欲獻與玄德 將寫侯成盜馬獻曹操先寫後槽人盜馬獻玄德天然奇妙 侯成知覺追殺後槽人將馬奪回諸將與侯成作賀 失馬安知非福得馬安知非禍嗟哉諸將不若塞翁之高見矣 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將會飲 戀妻妾者既為釜之魚會賓客者亦作處堂之燕有其上必有其下也 恐呂布見罪乃先以酒五瓶詣布府稟曰托將軍虎威追得失馬衆將皆來作賀釀得些酒未敢擅飲特先奉上微意 亦可謂詞礼交至矣 布大怒曰吾方禁酒汝却釀酒會飲莫非同謀伐我乎 此語實啓其殺机 命推出斬之 罪不至此酒誥註曰予其殺者

（未必殺也）宋憲魏續等諸將俱入告饒。布曰：故犯吾令，理合斬首。今看衆將之面，且打一百。衆將又哀告，打了五十背花。（與張飛打曹豹一樣打法，但打曹豹是醉棒，打侯成是醒棒）然後放歸。衆將無不喪氣。宋憲魏續至侯成家探視，侯成泣曰：非公等則吾死矣。憲曰：布只戀妻子，視吾等如草芥。續曰：軍圍城下，水遶壕邊，吾等死無日矣。（然則水可弔也，馬何用賀）憲曰：布無仁無義，我等棄之而走如何？續曰：非丈夫也。不若擒布獻曹公。（一個商量要走，一個決計要擒，敘法又參差，又次序）侯成曰：我因追馬受責，而布所倚恃者，赤兎馬也。（因馬想到馬）汝二人果能獻門擒布，吾當先盜馬去見曹公。（因盜馬想到盜馬○）（侯成馬後糟人不曾盜得，呂布馬侯成反要盜去，奇幻）三人商議定了。（三人者或則托其防護妻小，或則賴其引兵接應，皆布之心腹也，而布卒死於此三人之手，異哉○回想呂布同謀伐吾一語，竟是出口成讖）是夜侯成暗至馬院，盜了那匹赤兎馬，（張飛奪馬是一百五十匹，後糟偷馬是一十五匹，侯成盜馬却又一匹）飛奔東門來。（東門無水故也）魏續便開門放出，却佯作追趕之狀。（若真追轉呂布也該飲酒賀喜）侯成到曹操寨獻上馬匹，（侯成馬不曾獻與玄德，呂布馬反先獻與曹操）（奇幻）備言宋憲魏續插白旂為號，准備獻門。（下邳城中白旂是詐，下邳城上白旂是真○白旂之說前三人商議時所畫之策，乃却於此處補出）曹操聞此言，便押榜數十張射入城去。（一則惑其軍心，一則暗約宋魏二人○前陳登射書，今曹操射榜，陳登書連射三封，曹操榜又連射數十，正相對成趣）其榜曰：

大將軍曹特奉明詔，征伐呂布。如有抗拒大軍者，破城之日，滿門誅戮。上至將校，下至庶民，有能擒呂布來獻，或獻其首級者，重加官賞。為此諭各宜知悉。（前敘陳登書用暗補法，今敘曹操榜却明寫其詞，都好）

次日平明，城外喊聲震地，呂布大驚，提戟上城，各門點視，責罵魏續走透侯成，失了戰馬，欲待治罪。城下曹兵望見城上白旗，竭力攻城。布只得親自抵敵，從平明直打

到日中，曹兵稍退。（此時宋魏二人不即獻門者，懼布之勇也）布少憩門樓，（此門樓即白門樓耶）不覺睡着在椅上。（既非酒醉，何便睡着）宋憲趕退左右，先盜其畫戟，（侯成盜馬，宋憲盜戟，正相對。○被責者侯成，而自欲擒布者反是魏續；起謀者魏續，而先盜戟者反是宋憲。敘得參差變幻）便與魏續一齊動手，將呂布繩纏索綁，緊緊縛住。（不意呂布竟被縛於二人。夫非二人之能縛布也，布是自縛於其妻妾耳。○緊緊二字對後縛太急句）布從睡夢中驚醒，急喚左右，却都被二人殺散，把白旗一招，曹兵齊至城下。魏續大呼：已生擒呂布矣。夏侯淵尚未信，宋憲在城上擲下呂布畫戟來，（典韋之死，雙戟先亡；呂布之擒，一戟先落）大開城門，曹兵一擁而入。高順、張遼在西門，水圍難出，為曹兵所擒。陳宮奔至南門，為徐晃所獲。曹操入城，即傳令退了所決之水，出榜安民。（敘事周緻）一面與玄德同坐白門樓上，關張侍立於側。提過擒獲一千人來。呂布雖然長大，却被繩索綑作一團。（真如綑布）布叫曰：縛太急，乞緩之。（既已被縛，何爭緩急）操曰：縛虎不得不急。（陳登說他是鷹，曹操偏說他是虎）布見侯成、宋憲、魏續皆立於側，乃謂之曰：我待諸將不薄，汝等何忍背反？憲曰：聽妻妾言，不聽將計，何謂不薄？（責備得是）布默然。（其實沒得說）須臾，眾擁高順至。操問曰：汝有何言？順不答。（亦好）操怒，命斬之。徐晃解陳宮至。操曰：公臺別來無恙？（輕薄語）宮曰：汝心術不正，吾故棄汝。操曰：吾心不正，公又奈何獨事呂布？（亦責備得不差）宮曰：布雖無謀，不似你詭詐奸險。操曰：公自謂足智多謀，今竟如何？（好嘲笑）宮顧呂布曰：恨此人不從吾言。若從吾言，未必被擒也。操曰：今日之事當如何？（問得惡）宮大聲曰：今日有死而已。（操如此問，宮必如此答。使操而有良心者，念其昔日活我之恩，則竟釋之；釋之而不降，則竟縱之；縱之而後又來圖我，而又獲之，然後聽其自殺。此則仁人君子之用心也，而操非其倫也）操曰：公如是，奈公之老母妻子何？（又問得惡。○中牟縣初遇時，曾談及老母妻子，此處遙應前文）宮曰：吾聞以孝治

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之存亡。亦在於明公耳。吾身既被擒。請即就戮。並無挂念。並無一弱語 操有留戀之意。假惺惺不記前城上射箭時發恨要殺之耶 宮徑步下樓。左右牽之不住。硬漢 操起身泣而送之。假惺惺 宮並不回顧。硬漢 操謂從者曰。即送公臺老母妻子回許都養老。怠慢者斬。一味權詐○諄諄母妻亦為卷中殺妻戀妻等事作餘波 宮聞言亦不開口。伸頸就刑。硬漢 眾皆下淚。操以棺槨盛其尸。葬於許都。宮初獲操而不殺客店欲殺而不果宮之活操者再矣而操不一活之操真狠人哉 後人有詩嘆之曰。

生死無二志。丈夫何壯哉。不從金石論。空負棟梁材。輔主真堪敬。辭親實可哀。白門身死日。誰肯似公臺。

方操送宮下樓時。布告玄德曰。公為坐上客。布為階下囚。何不發一言而相寬乎。宮何硬布何軟 玄德點頭。及操上樓來。布叫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布今已服矣。公為大將。布副之。天下不難定也。布言如此備意不肯出言相寬矣 操回顧玄德曰。何如。操意已動 玄德答曰。公不見丁建陽董卓之事乎。妙極似為操語 布目視玄德曰。是兒最無信者。聊以效顰 操令牽下樓縊之。布回顧玄德曰。大耳兒不記轅門射戟時耶。即不轅門射戟備未必免操則負宮備不為負布 忽一人大叫曰。呂布匹夫。死則死耳。何懼之有。未駡曹操先駡呂布未說自己不怕死先駡呂布怕死大是妙人 眾視之。乃刀斧手擁張遼至。寫呂布陳宮高順張遼陸續擒至各有一樣身分 操令將呂布縊死。然後梟首。後人有詩嘆曰。

洪水滔滔淹下邳。當年呂布受擒時。空知赤兔馬千里。漫有方天戟一枝。

縛虎望寬今太儒養鷹休飽昔無疑戀妻不納陳宮諫枉罵無恩大耳兒

又有詩論玄德曰

傷人餓虎縛休寬董卓丁原血未乾玄德既知能啖父爭如留取害曹瞞

却說武士擁張遼至操指遼曰這人好生面善遼曰濮陽城中曾相遇如何忘却操笑曰你原來也記得遼曰只是可惜（奇語忽發）操曰可惜甚的遼曰可惜當日火不大不曾燒死你這國賊（因今日之水提起昔日之火妙甚）操大怒曰敗將安敢辱吾拔劍在手親自來殺張遼（不覺露出狠惡身段）遼全無懼色引頸待殺（所謂死則死耳何懼之有）曹操背後一人攀住臂膊一人跪於面前說道丞相且莫動手正是

乞哀呂布無人救罵賊張遼反得生

畢竟救張遼的是誰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回　曹阿瞞許田打圍　董國舅內閣受詔

趙高以指鹿察左右之順逆曹操以射鹿驗眾心之從違奸臣心事何其前後如出一轍也至於借弓不還始而假借既且實受豈獨一弓為然哉即天位亦猶是爾河陽之狩以臣召君許田之獵以上從下皆非天子意也然重耳率諸侯以朝王曹操代天子而受賀操於是不得復為重耳矣

雲長之欲殺操為人臣明大義也玄德之不欲殺為君父謀萬全也君側之惡除之最難前後左右皆其心腹爪牙殺之而禍及我身猶可耳殺之而禍及君父則

不為功之首而反為罪之魁矣可不慎哉董承前曾拒傕汜以救駕今若能誅曹操是再救駕也馬騰前同韓遂攻傕汜曾受密詔今同董承謀曹操是再受詔也前之救駕是實事而後之救駕是虛談前之受詔用虛敘而後之受詔用實寫一虛一實參差變換各各入妙又好在七人受詔處或自受或因人所受以為受或先見詔或後見詔或約來或自至或兩人同來或一人獨至或潛然淚下或咬牙切齒文官有文官身分武臣有武臣氣槩人人不同人人如畫眞敘事妙品

曹操無君之罪至許田射鹿而大彰明較著矣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袁術之僭其既然者也曹操之篡其將然者也將之與既厥罪維均故自有衣帶詔之後凡興兵討操者俱大書討賊以予之

前有謀誅宦豎之何國舅後有謀誅奸相之董國舅遙遙相對然二人不可同年而語矣進有媚董后之罪承有拒李傕之功進則靈帝嘗欲殺之承則獻帝傾心託之乃二人之賢否不同而同於敗者進之失在不斷承之失在不密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事欲其祕何必歃血會飲跡恐其露何必立券書名雖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不祚漢無徒為董承咎也

話說曹操舉劍欲殺張遼玄德攀住臂膊雲長跪於面前玄德曰此等赤心之人正當留用雲長曰關某素知文遠忠義之士願以性命保之（為後文張遼上山救關公張本）操擲劍笑曰我

亦知文遠忠義。故戲之耳。（恐他人做了人情便說自家是戲奸雄權勢眞不可及）乃親釋其縛。解衣衣之。延之上坐。（要殺則親自拔劍不殺則解衣延坐怒便加一倍怒愛亦加一倍愛奸雄權勢眞不可及）遼感其意。遂降。操拜遼爲中郎將。賜爵關內侯。使招安臧霸。霸聞呂布已死。張遼已降。遂亦引本部投降。操厚賞之。臧霸又招安孫觀、吳敦、尹禮來降。獨昌豨未肯歸順。操封臧霸爲瑯琊相。孫觀等亦各加官。令守青徐沿海地面。將呂布妻女載回許都。（未識貂蟬亦在其中否自此之後不復知貂蟬下落矣）大犒三軍。拔寨班師。路過徐州。百姓焚香遮道。請留劉使君爲牧。操曰。劉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來未遲。（操自欲取徐州而不欲以予備明矣）百姓叩謝。操換車騎將軍車冑權領徐州。（爲後文關公斬車冑張本）操軍回許昌。封賞出征人員。留玄德在相府左近宅院歇定。次日。獻帝設朝。操表奏玄德軍功。引玄德見帝。玄德具朝服。拜於丹墀。帝宣上殿。問曰。卿祖何人。玄德奏曰。臣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閣下玄孫。劉雄之孫。劉弘之子也。（首卷中已叙過此又於玄德口中自叙一番）帝教取宗族世譜檢看。令宗正宣讀曰。

孝景皇帝生十四子。第七子乃中山靖王劉勝。勝生陸城亭侯劉貞。貞生沛侯劉昂。昂生漳侯劉祿。祿生沂水侯劉戀。戀生欽陽侯劉英。英生安國侯劉建。建生廣陵侯劉哀。哀生膠水侯劉憲。憲生祖邑侯劉舒。舒生祁陽侯劉誼。誼生原澤侯劉必。必生潁川侯劉達。達生豐靈侯劉不疑。不疑生濟川侯劉惠。惠生東郡范令劉雄。雄生劉弘。弘不仕。劉備乃劉弘子也。

帝排世譜。則玄德乃帝之叔也。(歷按宗譜查皇帝可考正為後文及漢正統張本)帝大喜。請入偏殿。敘叔姪之禮。帝暗思曹操弄權。國事都不由朕主。今得此英雄之叔。朕有助矣。(帝亦有眼力)遂拜玄德為左將軍宜城亭侯。(皇帝面封封得冠冕)設宴款待畢。玄德謝恩出朝。自此人皆稱為劉皇叔。曹操回府。荀彧等一班謀士入見曰。天子認劉備為叔。恐無益於明公。操曰。彼既認為皇叔。吾以天子之詔令之。彼愈不敢不服矣。況吾留彼在許都。名雖近君。實在吾掌握之內。吾何懼哉。(操不使備留徐州正是此意)吾所慮者。太尉楊彪。係袁術親戚。倘與二袁為內應。為害不淺。當即除之。乃密使人誣告彪交通袁術。遂收彪下獄。命滿寵按治之。(前彪定勸帝召操今操即害彪老賊大是忘本)時北海太守孔融在許都。(孔融與玄德北海解圍後至此第二番出現)因諫操曰。楊公四世清德。豈可因袁氏而罪之乎。操曰。此朝廷意也。融曰。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操不得已乃免彪官。放歸田里。(彪則幸而免操之忌融自此始矣)議郎趙彥。憤操專橫。上疏劾操不奉帝旨。擅收大臣之罪。操大怒。即收趙彥殺之。(殺趙彥收楊彪二事俱見陳琳檄中)於是百官無不悚懼。謀士程昱說操曰。今明公威名日盛。何不乘此時行王霸之事。操曰。朝廷股肱尚多。未可輕動。吾當請天子田獵。以觀動靜。(觀動靜者觀左右之順逆也)於是揀選良馬名鷹俊犬弓矢俱備。先聚兵城外。操入請天子田獵。帝曰。田獵恐非正道。(絕非亡國之君之言何天之不祚漢也)操曰。古之帝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出郊。以示武於天下。今四海擾攘之時。正當借田獵以講武。帝不敢不從。(周宣王之獵於東都是天子當陽漢獻帝之獵於許田是權臣耀武)隨即上逍遙馬。帶寶雕弓金鈚箭。排鑾駕出城。玄德與關張各

彎弓插箭。內穿掩心甲。手持兵器。引數十騎。隨駕出許昌。（滿朝文武獨詳敘劉關張正為關公欲殺曹操張本）曹操騎了爪黃飛電馬。引十萬之眾。與天子獵於許田。軍士排開圍場。週廣二百餘里。操與天子並馬而行。只爭一馬頭。背後都是操之心腹將校。（可知此時殺曹操不得）文武百官。遠遠侍從。誰敢近前。當日獻帝馳馬到許田。劉玄德起居道旁。帝曰。朕今欲看皇叔射獵。玄德領命上馬。忽草中趕起一兔。玄德射之。一箭正中那兔。（將有曹操射鹿先有玄德射兔以引之）帝喝采。轉過土坡。忽見荊棘叢中趕出一隻大鹿。帝連射三箭不中。顧謂操曰。卿射之。操就討天子寶雕弓金鈚箭。扣滿一射。正中鹿背。倒於草中。（漢失其鹿為操所得正魏代漢之兆也）群臣將校見了金鈚箭。只道天子射中。都踴躍向帝呼萬歲。曹操縱馬直出。遮於天子之前。以迎受之。（弓箭可借萬歲亦可借）（借乎操之儼然迎受正以觀眾人之動靜也）眾皆失色。（此句內伏下馬騰一班人）玄德背後雲長大怒。豎起臥蠶眉。睜開丹鳳眼。提刀拍馬便出。要斬曹操。（義氣凜凜須眉如覩）玄德見了。慌忙搖手送目。關公見兄如此。便不敢動。玄德欠身向操稱賀曰。丞相神射。世所罕及。（如此涵養是英雄權變是帝王度量）操笑曰。此天子洪福耳。乃回馬向天子稱賀。竟不獻還寶雕弓。就自懸帶。（袁術竊玉曹操竊弓不意一時遂有二陽貨）圍場已罷。宴於許田。宴畢。駕回許都。眾人各自歸歇。雲長問玄德曰。操賊欺君罔上。我欲殺之。為國除害。兄何止我。玄德曰。投鼠忌器。操與帝相離只一馬頭。其心腹之人。週迴擁侍。吾弟若逞一時之怒。輕有舉動。倘事不成。有傷天子。罪反坐我等矣。（大有斟酌）雲長曰。今日不殺此賊。後必為禍。玄德曰。且宜秘之。不可輕言。（雲長耐不得玄德偏耐得）卻說獻帝回宮。泣謂伏皇后

曰朕自即位以來奸雄並起先受董卓之殃後遭傕汜之亂常人未受之苦吾與汝當之後得曹操以為社稷之臣（遥應前語）不意專國弄權擅作威福朕每見之背若芒刺今日在圍場上身迎呼賀無禮已極早晚必有異謀吾夫婦不知死所也（異日曹操行弒先害董妃後及伏后此時獻帝密謀却因伏后乃及董妃）伏皇后曰滿朝公卿俱食漢祿竟無一人能救國難乎言未畢忽一人自外而入曰帝后休憂吾舉一人可除國害帝視之乃伏皇后之父伏完也（伏完之死在後董承之死在先今却於董承之前先將伏完引線敘事妙品）帝掩淚問曰皇丈亦知操賊之專橫乎完曰許田射鹿之事誰不見之但滿朝之中非操宗族則其門下若非國戚誰肯盡忠討賊老臣無權難行此事車騎將軍國舅董承可託也（因一國戚又引出一國戚）帝曰董國舅多赴國難朕躬素知可宣入內共議大事完曰陛下左右皆操賊心腹倘事泄漏為禍不淺帝曰然則奈何完曰吾有一計陛下可製衣一領取玉帶一條密賜董承却於帶襯內縫一密詔以賜之令到家見詔可以晝夜畫策神鬼不覺矣（衣帶詔之謀出自伏完而伏完偏不在董承等七人之內却留在後文另作一事讀者所不能測也）帝然之伏完辭出帝乃自作一密詔咬破指尖以血寫之（臣有刺血上表者矣未有天子而刺血下詔者也此亦千古奇事）暗令伏皇后縫於玉帶紫錦襯內却自穿錦袍自繫此帶令內史宣董承入承見帝禮畢帝曰朕夜來與后說霸河之苦念國舅大功故特宣入慰勞承頓首謝帝引承出殿到太廟轉上功臣閣內帝焚香禮畢引承觀畫像中間畫漢高祖容像帝曰吾高皇帝起身何地如何創業（將說自己先問高皇）承大驚曰陛下戲臣耳聖祖之事何為不知高皇帝起自泗

上亭長提三尺劍斬蛇起義縱橫四海三載亡秦五年滅楚遂有天下立萬世之基業（興看起處遥遥相應）帝曰祖宗如此英雄子孫如此懦弱豈不可歎因指左右二輔之像曰此二人非留侯張良酇侯蕭何耶（將命董承先說留侯酇侯）承曰然也高祖開基創業實賴二人之力帝回顧左右較遠乃密謂承曰卿亦當如此二人立於朕側（方入正意）承曰臣無寸功何以當此帝曰朕想卿西都救駕之功未嘗少忘無可為賜因指所着袍帶曰卿當衣朕此袍繫朕此帶常如在朕左右也承頓首謝帝解袍帶賜承（意只在帶却以袍陪之）密語曰卿歸可細視之勿負朕意承會意穿袍繫帶辭帝下閣早有人報知曹操曰帝與董承登功臣閣說話操即入朝來看董承出閣纔過宮門恰遇操來急無躲避處（急殺）只得立於路側施禮操問曰國舅何來承曰適蒙天子宣召賜以錦袍玉帶操問曰何故見賜承曰因念某舊日西都救駕有功故有此賜操曰解帶我看（急殺急殺）承心知衣帶中必有密詔恐操看破遲延不解操叱左右急解下來（急殺急殺如何如何）看了半晌笑曰果然是條好玉帶再脫下錦袍來借看承心中畏懼不敢不從遂脫袍獻上（帶不自解袍却自脫形容畏懼之態如畫）操親自以手提起對日影中細細詳看看畢自己穿在身上繫了玉帶回顧左右曰長短如何（一邊看急一邊故意賣弄好看）左右稱美操謂承曰國舅即以此袍帶轉賜與吾何如（急殺急殺如何如何）承告曰君恩所賜不敢轉贈容某別製奉獻操曰國舅受此衣帶莫非其中有謀乎（嚇殺）承驚曰某焉敢丞相如要便當留下操曰公受君賜吾何相奪聊為戲耳遂

脫袍帶還承。（董承不肯献操，却偏要董承献；操便不要，奸雄真奸猾之極）承辭操歸家，至夜獨坐書院中，將袍仔細反覆看了，並無一物。（曹操細看袍，董承亦細看袍）承思曰：天子賜我袍帶，命我細觀，必非無意，今不見甚蹤跡，何也？隨又取玉帶檢看，乃白玉玲瓏，碾成小龍穿花，背用紫錦為襯，縫綴端整，亦並無一物。承心疑，放於桌上，反覆尋之。（操見袍中無物，故不更疑及帶；承正以袍中無物，故更猜及帶）良久倦甚，正欲伏几而寢，忽然燈花落於帶上，燒着背襯。承驚拭之，已燒破一處，微露素絹，隱見血跡。急取刀折開視之，乃天子手書血字密詔也。（不用自己尋着，却用燈花燒出，曲折之甚）詔曰：

朕聞人倫之大，父子為先；尊卑之殊，君臣為重。近日操賊弄權，欺壓君父，結連黨伍，敗壞朝綱，敕賞封罰，不由朕主。朕夙夜憂思，恐天下將危。卿乃國之大臣，朕之至戚，當念高帝創業之艱難，糾合忠義兩全之烈士，殄滅奸黨，復安社稷，祖宗幸甚。破指灑血，書詔付卿，再四慎之，勿負朕意。建安四年春三月詔。

董承覽畢，涕淚交流，一夜寢不能寐。（為下文隱几而臥伏線）晨起，復至書院中，將詔再三觀看，無計可施。乃放詔於几上，沉思滅操之計，忖量未定，隱几而臥。（因一夜不寐之故）忽侍郎王子服至，門吏知子服與董承交厚，不敢攔阻，竟入書院，見承伏几不醒，袖底壓着素絹，微露朕字。（形容得妙，與董承於燈花燒破處窺見血跡一樣京人）子服疑之，默取看畢，藏於袖中，（又為董承吃一嚇）呼承曰：國舅好自在！虧你如何睡得着！（只因一夜睡不着，故此時睡着耳）承驚覺，不見詔書，魂不附體，手腳慌亂。子服曰：汝欲殺曹公，吾當出首。（急殺承）承泣告曰：若兄如此，漢室休矣！子服曰：吾戲耳。吾祖宗世

食漢祿豈無忠心願助兄一臂之力共誅國賊承曰兄有此心國之大幸子服曰當於密室同立義狀（開口便要立個書呂甚覺書生氣是文官身分）各捨三族以報漢君（其言不祥）承大喜取白絹一副先書名畫字子服亦即書名畫字書畢子服曰將軍吳子蘭與吾至厚可與同謀（子服引出一人）承曰滿朝大臣惟有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是吾心腹必能與我同事（董承又引出二人）正商議間家僮入報种輯吳碩來探（來得湊巧省筆之極）承曰此天助我也教子服暫避於屏後（避得妙）承接二人入書院坐定茶畢輯曰許田射獵之事君亦懷恨乎承曰雖懷恨無可奈何碩曰吾誓殺此賊恨無助我者輯曰為國除害雖死無怨（不用董承先說卻用二人自說妙）王子服從屏後出曰汝二人欲殺曹丞相我當出首董國舅便是證見（亦用逆挑不用順接妙）种輯怒曰忠臣不怕死吾等死作漢鬼強似你阿附國賊（同一逆挑之語前番董承謂之者急此番輯聞之言溢各各不同）承笑曰吾等正為此事欲見二公王侍郎之言乃戲耳便於袖中取出詔來與二人看二人讀詔揮淚不止承遂請書名子服曰二公在此少待吾去請吳子蘭來子服去不多時即同子蘭至（又一人自來一人請至又各不同）與眾相見亦書名畢承邀於後堂會飲忽報西涼太守馬騰相探（又一個自來的）承曰只推我病不能接見門吏回報騰大怒曰我夜來在東華門外親見他錦袍玉帶而出（又將袍帶一提）何故推病耶吾非無事而來奈何拒我門吏入報備言騰怒承起曰諸公少待暫容承出隨即出廳延接禮畢坐定騰曰騰入覲將還故來相辭何見拒也承曰賤軀暴疾有失迎候騰曰面帶春色未見病容承無言可答騰拂袖

便起（自來的從予又自去）嗟嘆下階曰皆非救國之人也承感其言挽留之（彼來則拒之彼去則留之俱用逆寫）問曰公謂何人非救國之人騰曰許田射獵之事吾尚氣滿胸膛公乃國之至戚猶自滯於酒色而不思討賊安得為皇家救難扶災之人乎承恐其詐佯驚曰曹丞相乃國之大臣朝廷所倚賴公何出此言（純用逆挑妙）騰大怒曰汝尚以曹賊為好人耶承曰耳目甚近請公低聲（前此王子服反說董承正告此用馬騰正告董承反說又各不同）騰曰貪生怕死之徒不足以論大事說罷又欲起身（寫馬騰與董承落落難合又非若前四人之一說便是也妙）承知騰忠義乃曰公且息怒某請公看一物遂邀騰入書院取詔示之騰讀畢毛髮倒豎咬齒嚼唇滿口流血（寫馬騰又是馬騰身分與前五人不同）謂承曰公若有舉動吾即統西涼兵為外應承請騰與諸公相見取出義狀教騰書名騰乃取酒歃血為盟（天子刺血馬騰嚼血六人歃血只因一紙血詔引動一片血誠）曰吾等誓死不負所約（其言亦不祥）指坐上五人言曰若得十人大事諧矣承曰忠義之士不可多得若所與非人則反相害矣（人少做不得人多亦做不得）騰教取鴛行鷺序簿來檢看檢到劉氏宗族乃拍手言曰何不共此人商議（因外戚薦出一外戚又因一外戚引出一宗室）眾皆問何人馬騰不慌不忙說出那人來正是

本因國舅承明詔　又見宗潢佐漢朝

畢竟馬騰之言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一回　曹操煮酒論英雄　關公賺城斬車胄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天子血詔從許田起見諸侯定盟亦從許田起見馬騰之知玄德以雲長而知之馬騰之知雲長以許田而知之想見許田當日曹操之橫氣談迫人雲長之怒鬚眉皆動文有叙事在後幅而適爲前篇加倍襯染者此類是也

兩雄不並立不並立則必相圖操以備爲英雄是操將圖備矣又逆知備之必將圖我矣備方與董承等同謀而忽聞此言安得不失驚落筯耶是因落筯而假託聞雷非因聞雷而故作落筯也若因聞雷而故作落筯以之欺小兒則可豈所以欺曹操者俗本多訛故依原本校正之一震之威乃至於此只淡淡一語輕輕遞過妙在有意無意之間豈直學小兒掩耳縮頸之態耶古史所載後人多有誤解之者即如項羽困於垓下聞漢兵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已盡得楚乎何楚人之多也是張良韓信欲使羽疑彭城已失亂其軍心耳今人看千金記誤以楚歌爲思家之曲勸楚人還鄉夫楚人有家漢人亦有家將解散客兵而先解散我兵爲之柰何不知作傳奇者不過分外粧點以圖悅目而乃錯認其事訛以傳訛寧不爲識者所笑此時孫策在江東曹操更不以英雄許之直待後來孫權承襲乃始嘆曰生子當知孫仲謀然則此老眼力大是不謬當青梅煮酒之日英雄只有兩

人鼎足尚缺其一也

自車胄爲雲長所殺而曹操之兵端起矣玄德之不欲殺胄者以此時衣帶詔未洩董承謀未露尚欲與操羈縻勿絕陽和而陰圖之耳英雄作事須要審勢量力性急不得玄德深心人故有此等算計雲長直心人别無此等肚腸兩人同是豪傑却各自一樣性格雲長之不及玄德者在此玄德之不及雲長者亦在此

此卷叙劉曹相攻之始而中間夾寫公孫瓚并袁術二段文字瓚之事只在滿寵口中虛寫術之事却用一半虛寫一半實寫不獨瓚術二人於此卷中收場而玉璽下落亦於此卷中結局前者漢帝失玉璽今者玉璽歸漢帝相去十數卷遥遥相對而又預伏七十回後曹丕受璽篡漢之由有應有伏一筆不漏一筆不繁每見近人紀事叙却一頭拋去一頭失枝脫節病在遺忘未說這邊又說那邊手忙脚亂病在冗雜今試讀三國演義其亦可以閣筆矣

董承義狀上大書左將軍劉備備之繼正統而無愧者此也只左將軍劉備五字消得漢昭烈皇帝五字昔漢高祖討項羽詔曰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于是名正言順海内歸心今玄德既奉衣帶詔以討賊則仗義執言武侯之六出祁山姜維之九伐中原皆自此詔始矣然備于斬車胄之後何不便將此詔布告天下乎曰詔詞本以賜董承者也董承在内若遽暴之恐害董承故也待承死而後

此詔乃昭然共被于海內耳

瓚之亡也積粟三十萬術之亡也積麥三十斛糧多亦亡糧少亦亡何也曰二人之無謀等也無謀等則糧之多少無異也然瓚生平尚有薦玄德之一節可取若袁術生平直是一無足取初以發糧而誤人既乃以絕糧而自斃天之報施誠不爽哉

却說董承等問馬騰曰公欲用何人馬騰曰見有豫州牧劉玄德在此何不求之董承因承轉出馬騰因馬騰轉出玄德玄德為主董馬二人不過做一引子耳承曰此人雖則係是皇叔今正依附曹操安肯行此事耶玄德依附曹操與曹操依附董卓同一識見騰曰吾觀前日圍場之中曹操迎受眾賀之時雲長在玄德背後挺刀欲殺操玄德以目視之而止前卷事又在馬騰眼中口中補寫一遍玄德非不欲圖操恨操牙爪多恐力不及耳玄德心事馬騰一語道著公試求之當必應允吳碩曰此事不宜太速當從容商議眾皆散去次日黑夜裡董承懷詔徑往玄德公館中來門吏入報玄德出迎請入小閣坐定關張侍立于側玄德曰國舅夤夜至此必有事故承曰白日乘馬相訪恐操見疑故黑夜相見玄德命取酒相待承曰前日圍場之中雲長欲殺曹操將軍動目搖頭而退之何也問得突兀玄德失驚曰公何以知之承曰人皆不見某獨見之不說馬騰看見竟說自己看見妙玄德不能隱諱遂曰舍弟見操僭越故不覺發怒耳承掩面哭曰朝廷臣子若盡如雲長何憂不太平哉語殊慷慨淋漓玄德恐是曹操使他來試探乃佯言曹丞相治國為何憂不太平

手（前馬騰正說董承反說以試之今董承正說玄德反說以試之妙甚）承變色而起曰公乃漢朝皇叔故剖肝瀝膽以相告公何詐也玄德曰恐國舅有詐故相試耳於是董承取衣帶詔令觀之玄德不勝悲憤又將義狀出示上止有六位一車騎將軍董承二工部侍郎王子服三長水校尉种輯四議郎吳碩五昭信將軍吳子蘭六西涼太守馬騰（忽將前六人於此處歷歷敘明却在玄德眼中看出妙甚）玄德曰公既奉詔討賊備敢不效犬馬之勞承拜謝便請書名玄德亦書左將軍劉備（大書特書五字堪壽千古）押了字付承收訖承曰尚容再請三人共聚十義以圖國賊（劉備一人可當百矣何必湊足十人耶）玄德曰切宜緩緩而行不可輕洩共議到五更相別去了玄德也防曹操謀害就下處後園種菜親自澆灌以為韜晦之計（邵平種瓜是無聊玄德種菜是有意）關張曰兄不留心天下大事而學小人之事何也玄德曰此非二弟所知也（此處且不說明留在後文補出）二人乃不復言一日關張不在玄德正在後園澆菜許褚張遼引數十人入園中曰丞相有命請使君便行玄德驚問曰有甚緊事（不特玄德驚疑即讀者亦為驚疑）許褚曰不知只教來相請（嚇殺）玄德只得隨二人入府見操操笑曰在家做得好大事（嚇殺讀者至此必謂衣帶詔洩矣）諕得玄德面如土色（讀者亦吃一大驚）操執玄德手直至後園曰玄德學圃不易玄德方纔放心（如水上驚濤忽起忽落）答曰無事消遣耳操曰適見枝頭梅子青青忽感去年征張繡時道上缺水將士皆渴吾心生一計以鞭虛指曰前面有梅林軍士聞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征張繡時已隔數卷忽於此處補出一段閒文妙絕妙絕）今見此梅不可不賞（今見此梅亦還想張濟妻否）又值煮酒正熟故邀使君小亭一會（恐是覩物懷人未能忘情故欲以酒解之耳）玄德心神方定隨至小亭

已設樽俎盤置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對坐開懷暢飲（敘得閒閒雅雅與董承黑夜飲酒又是不同）酒至半酣忽陰雲漠漠驟雨將至從人遥指天外龍挂（有景）操與玄德憑欄觀之（儼如一副畫圖）操曰使君知龍之變化否（閒閒說來）玄德曰未知其詳（假呆得妙）操曰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興雲吐霧小則隱介藏形升則飛騰于宇宙之間隱則潛伏于波濤之內方今春深龍乘時變化猶人得志而縱橫四海龍之為物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歷四方必知當世英雄請試指言之（從龍說起漸漸說到英雄又漸漸說到當世人物亦如雨之將至而先有雷雷之將至而先有龍挂也）玄德曰備肉眼安識英雄（一發假呆得妙）操曰休得過謙玄德曰備叨恩庇得仕于朝天下英雄實有未知（一味裝呆詐痴即種菜之意）操曰既不識其面亦聞其名玄德曰淮南袁術兵糧足備可謂英雄（因術稱帝故首舉術為問不知術之龍非真龍備之問亦是假問）操笑曰塚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袁術即於此卷中結局與後文正相應）玄德曰河北袁紹四世三公門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極多可謂英雄（為後文求救袁紹伏筆）操笑曰袁紹色厲膽薄好謀無斷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為後文破袁紹伏筆）玄德曰有一人名稱八俊威鎮九州劉景升可謂英雄（為後文依託劉表伏筆○此下二段又變一樣文法）操曰劉表虛名無實非英雄也（看低當世多少名士）玄德曰有一人血氣方剛江東領袖孫伯符乃英雄也（為後文借寓江東伏筆）操曰孫策藉父之名非英雄也（看低當世多少公子）玄德曰益州牧劉季玉可為英雄乎（為後文入川伏筆○又變一樣文法）操曰劉璋雖係宗室乃守戶之犬耳何足為英雄（看低天下多少宗室）玄德曰如張繡張魯韓遂等輩皆何如（連斤三人又變一樣文法○言韓遂而不及馬騰者正與備共立議狀故隱之耳袁術袁紹劉表孫策張繡韓遂事之已見前文者也劉璋張魯事之尚在後文者也前文於此再一總後文於此先一提）操鼓掌大笑曰此等

碌碌小人何足挂齒（後三人當非操）玄德曰舍此之外備實不知（只是一味裝呆）操曰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滿懷自負）玄德曰誰能當之（倒問一句妙甚不但不似以為英雄且似並不知曹操為英雄者）操以手指玄德後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曹操自以為英雄又心畏玄德之為英雄一向是以心相待不曾當面說出今番酒後不覺一語道破）玄德聞言吃了一驚手中所執匙筯不覺落於地下（半晌裝呆卻被一語道破安得不驚）時正值天雨將至雷聲大作玄德乃從容俯首拾筯曰一震之威乃至於此（為甚說破英雄便爾舉止失錯曹操心多安得不疑虧此一語隨机應變平白地掩飾過去）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曰聖人迅雷風烈必變安得不畏（淡淡一語妙在有意無意之間）將聞言失筯輕輕掩飾過了（真是靈警）操遂不疑玄德（竟被瞞過）後人有詩讚曰

勉從虎穴暫棲身　說破英雄驚殺人
巧借聞雷來掩飾　隨機應變信如神

天雨方住見兩個人撞入後園手提寶劍突至亭前左右攔擋不住操視之乃關張二人也（與鴻門會樊噲排闥而入一樣聲勢）原來二人從城外射箭方回聽得玄德被許褚張遼請將去了慌忙來相府打聽（此處不說二公吃驚留在後文雲長口中補出好）聞說在後園只恐有失故衝突而入（真好兄弟）卻見玄德與操對坐飲酒二人按劍而立（方說天上之龍席間忽然來了二虎）操問二人何來雲長曰聽知丞相和兄飲酒特來舞劍以助一笑操笑曰此非鴻門會安用項莊項伯乎（語甚趣）玄德亦笑（倒底只是假呆面孔妙）操命取酒與二樊噲壓驚（語更甚趣樊噲不容有二今乃與樊噲有三矣）關張拜謝須臾席散玄德辭操而歸雲長曰險些驚殺我兩個（補前一筆○不獨二公吃驚即讀者亦曾吃驚）玄德以落筯事說與關張關張問是何意玄德曰吾之學圃正欲使操知我無大志（前日不說明今日補解之）不意操竟指我為英雄我故

失驚落筯又恐操生疑故借懼雷以掩飾之耳（於玄德口中將前文下一註腳）關張曰兄真高見操次日又請玄德正飲間人報滿寵去探聽袁紹而回操召入問之寵曰公孫瓚已被袁紹破了（一段大文只在滿寵口中一句點出省筆之甚）玄德急問曰願聞其詳（前磐河之戰玄德曾救公孫此處不得不急問）寵曰瓚與紹戰不利築城圍圈圈上建樓高十丈名曰易京樓積粟三十萬以自守戰士出入不息或有被紹圍者衆請救之瓚曰若救一人後之戰者只望人救不肯死戰矣遂不肯救（瓚之失事在此）因此袁紹兵來多有降之者瓚勢孤使人持書赴許都求救不意中途為紹軍所獲瓚又遺書張燕暗約舉火為號裡應外合（後陳琳檄中以此罪操）下書人又被袁紹擒住却來城外放火誘敵瓚自出戰伏兵四起軍馬折其大半退守城中被袁紹穿地直入瓚所居之樓下放起火來瓚無走路先殺妻子然後自縊全家都被火焚了（前文曹操破呂布却用實寫此處袁紹破公孫都用虛述一詳一略皆敘事妙品）今袁紹得了瓚軍聲勢甚盛紹弟袁術在淮南驕奢過度不恤軍民衆皆背反術使人歸帝號於袁紹紹欲取玉璽術約親自送至見今棄淮南欲歸河北若二人協力急難收復乞丞相作急圖之（本是探聽袁紹却并接入袁術妙）玄德聞公孫瓚已死追念昔日薦己之恩不勝傷感（回顧前文如千丈游絲忽又一落）又不知趙子龍如何下落放心不下（不獨玄德欲知其下落即讀者亦急欲知其下落乃此處偏不敘明直至後古城聚義時方纔出現敘事真有草蛇灰線之奇）因暗想曰我不就此時尋個脫身之計更待何時遂起身對操曰術若投紹必從徐州過備請一軍就半路截擊術可擒矣（可見青梅煮酒時第一句便說他英雄真是假話）操笑曰來日奏帝即便起兵次日玄德面奏君操令玄德總督五萬人馬又差

朱靈路昭二人同行。（奸狡之極）玄德辭帝。帝泣送之。（此時董承想已通消息于帝。帝與備己心照矣）玄德到寓。星夜收拾軍器鞍馬。挂了將軍印。催促便行。（慌速之極）董承趕出十里長亭來送。玄德曰。國舅忍耐。某此行必有以報命。承曰。公宜留意。勿負帝心。二人分別。（完却上文衣帶義狀一段事情）關張在馬上問曰。兄今番出征。何故如此慌速。玄德曰。吾乃籠中鳥。網中魚。此一行如魚入大海。鳥上青霄。不受籠網之羈絆也。（曹操比備為龍。然龍在網羅之中。與魚鳥無異。故急要脫此羈絆）因命關張催朱靈路昭軍馬速行。（此句亦少不得）時郭嘉程昱考較錢粮方回。（虧得二人出外。玄德故然能脫而去）知曹操已遣玄德進兵徐州。慌入諫曰。丞相何故令劉備督軍。操曰。欲截袁術耳。程昱曰。昔劉備為豫州牧。某等請殺之。丞相不聽。（又將前文一提）今日又與之兵。此放龍入海。縱虎歸山也。後欲治之。其可得乎。（程昱直欲殺備）郭嘉曰。丞相縱不殺備。亦不當使之去。古人云。一日縱敵。萬世之患。望丞相察之。（郭嘉只欲留備）操然其言。遂令許褚將兵五百前往。務要追玄德轉來。許褚應諾而去。（讀者至此又為玄德着急）却說玄德正行之間。只見後面塵頭驟起。謂關張曰。此必曹兵追至也。遂下了營寨。令關張各執軍器。立於兩邊。（如欲廝殺狀。掩眷情之必。謂下文與許褚交戰矣）許褚至。見嚴兵整甲。乃下馬入營見玄德。玄德曰。公來此何幹。褚曰。奉丞相命。特請將軍回去。別有商議。玄德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面過君。又蒙丞相鈞語。今別無他議。公可速回。為我稟覆丞相。（數語亦不激不隨）許褚尋思。丞相與他一向交好。今番又不曾教我來廝殺。只得將他言語回覆。另候裁奪便了。遂辭了玄德。領兵而回。（許褚一來。如江潮忽起。許褚一去。又如江潮忽落）回見曹操。備述玄德

之言。操猶豫未決。程昱郭嘉曰。備不肯回兵。可知其心變。操曰我有朱靈路昭二人在彼。料玄德未必敢心變。（又遣二人同去之意此處方說出）況我既遣之。何可復悔。遂不復追玄德。（了卻曹操一邊後）

人有詩嘆玄德曰

束兵秣馬去匆匆。心念天言衣帶中。撞破鐵籠逃虎豹。頓開金鎖走蛟龍。

卻說馬騰見玄德已去。邊報又急。亦回西涼州去了。（又安放馬騰一句）玄德兵至徐州。刺史車冑出迎。公宴畢。孫乾糜竺等都來參見。玄德回家探視老小。（一向空身在京家小自在徐州至此補點出來極周密）一面差人探聽袁術。探子回報。袁術奢侈太過。雷薄陳蘭皆投嵩山去了。（為後劫術伏線）術聲勢甚衰。乃作書讓帝號於袁紹。紹命人召術。術乃收拾人馬宮禁御用之物。先到徐州來。玄德知袁術將至。乃引關張朱靈路昭五萬軍出。正迎著紀靈至。張飛更不打話。直取紀靈。鬬無十合。張飛大喝一聲。刺紀靈于馬下。（看紀靈如此無用知轅門射戟時玄德非真了不得布必望呂布救之也）敗軍奔走。袁術自引軍來鬬。玄德分兵三路。朱靈路昭在左。關張在右。玄德自引兵居中。與術相見。在門旗下責罵曰。汝反逆不道。吾今奉明詔前來討汝。汝當束手受降。免你罪犯。袁術罵曰。織蓆編屨小輩。安敢輕我。（還是虎牢關前面孔今日恐用不著）麾兵趕來。玄德暫退。讓左右兩路軍殺出。殺得術軍尸橫遍野。血流成渠。士卒逃亡。不可勝計。又被嵩山雷薄陳蘭劫去錢糧草料。欲回壽春。又被群盜所襲。（代漢當塗竟成虛讖公路公路竟是走頭無路矣）只得住於江亭。止有一千餘眾。皆老弱之輩。時當盛暑。糧食盡絕。只剩麥三十斛。分派軍士。家人無食。多

有餓死者。術嫌飯粗。不能下咽。（昨日推位讓國無復垂拱平章不得具膳飧飯只得飢厭糟糠）乃命庖人取蜜水止渴。庖人曰。止有血水。安有蜜水。術坐於牀上。大叫一聲。倒於地下。吐血斗餘而死。（未曾見吃血水奈何尚還席）時建安四年六月也。後人有詩曰。

漢末刀兵起四方。無端袁術太猖狂。不思累世為公相。便欲孤身作帝王。
強暴枉誇傳國璽。驕奢妄說應天祥。渴思蜜水無由得。獨臥空牀嘔血亡。

袁術已死。姪袁胤將靈柩及妻子奔廬江來。被徐璆盡殺之。璆奪得玉璽。赴許都獻於曹操。操大喜。封徐璆為高陵太守。此時玉璽歸操。（為下文曹丕受璽簒漢張本）却說玄德知袁術已喪。寫表申奏朝廷。書呈曹操。令朱靈路昭回許都。留下軍馬保守徐州。一面親自出城。招諭流散人民復業。（愛民是玄德第一作用）且說朱靈路昭回許都見曹操。說玄德留下軍馬。操怒。欲斬二人。荀彧曰。權歸劉備。二人亦無奈何。操乃赦之。彧又曰。可寫書與車冑就內圖之。（朱靈路昭既無可奈何車冑又復何用）操從其計。暗使人來見車冑。傳曹操鈞旨。冑隨即請陳登商議此事。登曰。此事極易。今劉備出城安民。不日將還。將軍可命軍士伏於甕城邊。只作接他。待馬到來。一刀斬之。某在城上。射住後軍。大事濟矣。冑從之。陳登回見父陳珪。備言其事。珪命登先往報知玄德。登領父命。飛馬去報。（曹操寫書與車冑而不寫書與陳登父子者以其素與玄德相善故耳車冑無謀乃反與登商議宜其死也）正迎着關張。報說如此如此。（本要報玄德却先報了關張變幻）原來關張先回。玄德在後。（注一句）張飛聽得。便要去廝殺。雲長曰。他伏甕城邊待我。去必有失。我有一計。可殺車冑。

來夜扮做曹軍到徐州引車胄出迎襲而殺之飛然其言那部下軍原有曹操旗號衣甲都同（本是朱靈路昭之兵不消扮得）當夜三更到城邊叫門城上問是誰眾應是曹丞相差來張文遠的人馬報知車胄胄急請陳登議曰若不迎接誠有疑若出迎之又恐有詐胄乃上城回言黑夜難以分辨待明早相見（車胄此時頗有主意曹操所以託為心腹）城下答應只恐劉備知道疾快開門（妙）車胄猶豫未定城外一片聲叫開門車胄披挂上馬引一千軍出城跑過弔橋大叫文遠何在火光中只見雲長提刀縱馬直迎車胄大叫曰匹夫安敢懷詐欲殺吾兄車胄大驚戰未數合遮攔不住撥馬便回到弔橋邊城上陳登亂箭射下（前分說道我在城上射住後軍）車胄繞城而走雲長趕來手起一刀砍於馬下（陳登本欲先報玄德關張卻先斬車胄變幻之極）割下首級提回望城上呼曰反賊車胄吾已殺之眾等無罪投降免死諸軍倒戈投降軍民皆安雲長將胄頭去迎玄德具言車胄殺害之事今已斬首玄德大驚曰曹操若來如之奈何（是深心人）雲長曰弟與張飛迎之（是直心人）玄德懊悔不已遂入徐州百姓父老伏道而接玄德到府尋張飛飛已將車胄全家殺盡玄德曰殺了曹操心腹之人如何肯休陳登曰某有一計可退曹操正是

既把孤身離虎穴　還將妙計息狼煙

不知陳登說出甚計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二回　袁曹各起馬步三軍　關張共擒王劉二將

薦劉備者公孫瓚也殺公孫瓚者袁紹也歸袁紹者袁術也攻袁術者劉備也然

則欲使袁紹救劉備。不獨劉備意中。以為必無之事。即讀者意中。亦以為必無之事。乃劉備偏往求之。袁紹偏肯救之。操之與備合而忽離。紹之與備離而忽合。讀其前卷。更不料有後卷。事之變。文之幻。真令讀者。夢亦夢不到也。

陳登欲求援兵。試掩卷猜之。必以為求救於馬騰矣。乃舍馬騰而求袁紹何也。曰馬騰雖同受衣帶詔。而徐州之發使於西涼也遠。冀州之進兵於許都也近。且馬騰勢小。袁紹勢大。舍其遠者小者。求其大者近者。亦是英雄見識。玄德之求袁紹也。以鄭玄為之介紹。而首卷敘述玄德生平。早有師事鄭玄一語。遙遙伏線。且鄭玄盧植。俱為玄德所師。而盧植詳見前文。鄭玄直至此處方纔出現。一先一後。參差錯落。極敘事筆法之妙。況又於關公斬將之後。袁紹興兵之前。忽然夾敘馬氏歌姬。鄭家詩婢。一段風流文字。真如霹靂火中。偶雜一片清冷雪也。

曹操十勝。袁紹十敗之說。於第十八卷中見之。竊謂繼此以後。必敘袁曹交鋒之事。乃隔著數卷。直至斯編。方始起兵相持。而猶未交鋒也。各各奮勇而來。各各解散而去。虎頭蛇尾。可發一笑。只因袁紹性格不出謀士料中。遂使三國文字竟出今人意外。

或疑曹操見檄必怒。似宜增病。而病反因之而愈。其故何也。曰此與聞許劭之言而大喜同一意也。人莫能識其奸雄。而有人焉能識之。彼亦自以為知己。人莫能

斥其罪惡。而有人焉能斥之。彼亦自以為快心。今有詇人者。詇得不著痛癢。受詇者必不樂。然則罵人者罵得切中要害。受罵者豈不覺痛乎。武曌竟見駱賓王檄嘆曰。有如此才而不用。宰相之過也。使武曌見檄而怒罵賓王。便不成武曌。使曹操見檄而怒罵陳琳。便不成曹操矣。事之成敗不足論。而文人之筆。千古常伸。袁本初雖不能勝曹操。徐敬業雖不能除武曌。而陳琳賓王之文。至今膾炙人口。即謂曹操已為陳琳所殺。武曌已為賓王所誅可也。吾所惜者。賓王數武曌之惡已盡。陳琳數曹操之惡未盡。蓋陳琳草檄之時。董妃尚未死。伏后尚未弒。董承等七人及孔融耿紀等尚未遇害。故數操之惡止數得一半耳。然而操已聞而汗下矣。若使於董妃既死。伏后既弒。董昭諸人既遇害之後。再邀陳琳之筆以罵之。其痛快又當何如哉。

當劉備立公孫瓚背後之時。劉岱固儼然座上一諸侯也。孰意今日乃俯首而為曹操爪牙。又被關張提起放倒。呼來喝去。直如小兒。豈不可恥之甚乎。今之居上座者。切宜仔細慎勿為立人背後者所竊笑也。

玄德獲岱忠二人而不殺。尚欲留為講和之地。其與袁紹屯兵之河朔。遷延不進。毋乃同恥。曰否。紹之力足以戰而不戰。備之力不足以戰。故不欲戰。袁紹性懮。是無主意。劉備性懮。是有斟酌。

卻說陳登獻計於玄德曰曹操所懼者袁紹紹虎踞冀青幽幷諸郡帶甲百萬文官武將極多今何不寫書遣人到彼求救（回想磐河一戰則此番求紹似乎極難乃陳登偏計及此奇絕）玄德曰紹向與我未通往來今又新破其弟安肯相助登曰此間有一人與袁紹三世通家若得其一書致紹紹必來相助（奇絕此何人耶）玄德問何人登曰此人乃公平日所折節敬禮者何故忘之玄德猛省曰莫非鄭康成先生乎（不用陳登說出卻用玄德想出）登笑曰然也原來鄭康成名玄好學多才嘗受業於馬融融每當講學必設絳帳前聚生徒後陳聲妓侍女環列左右玄往聽講三年目不邪視融甚奇之及學成而歸融嘆曰得我學之祕者惟鄭玄一人耳玄家中侍婢俱通毛詩一婢嘗忤玄意玄命長跪階前一婢戲之曰胡為乎泥中此婢應聲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其風雅如此（道學主人偏有此風流侍婢或曰先生有歌姬弟子亦有詩婢是先生風流弟子亦風流也○忙中敘此一段）桓帝朝玄官至尚書後因十常侍之亂棄官歸田居於徐州玄德在涿郡時曾師事之（與第一卷中照應又如十丈游絲至此一落）及為徐州牧時時造廬請教敬禮特甚（玄德初到徐州時事卻從此處補出）當下玄德想出此人大喜便同陳登親至鄭玄家中求其作書玄慨然依允寫書一封付與玄德玄德便差孫乾星夜齎往袁紹處投遞紹覽畢自忖曰玄德攻滅吾弟本不當相助但重以鄭尚書之命不得不往救之（袁劉卻不相親卻用鄭玄聯絡之事出意外）遂聚文武官商議興兵伐曹操謀士田豐曰兵起連年百姓疲弊倉廩無積不可復興大軍宜先遣人獻捷天子（獻滅公孫瓚之捷也）若不得通乃表稱曹操隔我王路然後提兵屯黎陽更於河內增益舟楫繕置軍器分

遣精兵屯劄邊鄙三年之中大事可定也（一個不要興兵是意在緩戰）謀士審配曰不然以明公之神武撫河朔之强盛興兵討曹賊易如反掌何必遷延日月（一個要興兵是以勢言意在速戰）謀士沮受曰制勝之策不在强盛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比公孫瓚坐受困者不同（提照公孫瓚一句應前文）今棄獻捷良策而興無名之兵竊以為明公不取（又一個不要興兵意在不戰）謀士郭圖曰非也兵加曹操豈曰無名公正當及時早定大業願從鄭尚書之言與劉備共仗大義剿滅曹賊上合天意下合民情實為幸甚（又一個要興兵是以理言意在宜戰）四人爭論未定袁紹躊躇未決（沒主意）忽許攸荀諶自外而入紹曰二人多有見識且看如何主張二人施禮畢紹曰鄭尚書有書來令我起兵助劉備攻曹操起兵是乎不起兵是乎二人齊聲應曰明公以衆克寡以强攻弱（是以勢言）討漢賊以扶漢室（是以理言）起兵是也（又兩个要興兵的是合理勢而言）紹曰二人所見正合我心便商議興兵（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六人謀則依四人之論）先令孫乾回報鄭玄并約玄德准備接應一面令審配逢紀為統軍田豐荀諶許攸為謀士顏良文醜為將軍起馬軍一十五萬步軍一十五萬共精兵三十萬望黎陽進發分撥已定郭圖進曰以明公大義伐操必須數操之惡馳檄各郡聲罪致討然後名正言順（只因郭圖數語引出一篇絕世妙文來）紹於是從之遂令書記陳琳草檄琳字孔璋素有才名桓帝時為主簿因諫何進不聽（還應第二卷中事）復遭董卓之亂避難冀州紹用為記室（忙中夾叙陳琳事極閒警）當下令草檄援筆立就其文曰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

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數語作一冒）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禍祖宗焚滅汚辱至今永為世鑒（將數曹操祖曹騰之惡故必先以趙高作一樣子）及臻呂后季年產（呂產）祿（呂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周勃）朱虛（劉章）興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漢文帝）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將數曹操之惡又先以呂產呂祿作一樣子紹隱然以絳侯自比而以朱虛比玄德也○以上泛論往昔以下方入本題）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言騰與十常侍同惡以上先罵其祖）父嵩乞匄攜養（嵩本姓夏侯騰乞為己子故曰乞匄攜養事見第一卷中）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言嵩以賄賂官至太尉以上罵其父紹自以四世三公家世甚美故先將曹氏家世醜詆一番）操贅閹遺醜（贅指嵩閹指騰）本無懿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此方數操之惡）幕府（紹自謂）董統鷹揚掃除兇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可任（此敘紹與操共事之由事見第五回中○本是操先起兵請紹為盟主今反說紹自起兵用操為偏將此文人曲筆也）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指滎陽之敗）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操自領兗州而紹居功亦是曲筆）被以虎文獎成威柄冀獲秦師一尅之報（此誑言紹第二番不棄曹操謂操實有罪而被以虎文乃紹獎成其威福也秦師是引用孟明事）而操遂乘資跋扈恣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事見第十回中）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

方地奪於呂布。（事見第十二回）彷徨東裔。蹯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叛人指呂布）故復援旌擐甲。席捲赴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事在第十四回中）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此言紹之第三番不棄曹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總頓一筆歷言操無狀而紹包容之與呂相絕秦書同一樣妙格）後會鑾駕東反。群賊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催汜之乱紹本勤王此處斡旋得好○北鄙之警指公孫瓚磐河之戰）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本係楊彪請帝召操而乃謂是紹所使亦是曲筆）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當御謂駕馭也）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群談者受顯誅。腹誹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彪爲司空又爲司徒）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事見第二十回中）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權。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事亦見第二十回中）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同母兄弟）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攻徐州所過發塚梁孝王塚亦被發操知而不問）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此等名色乃時人呼之耳非操所立也今竟云操之特置亦是深文）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盜賊之態。汙國害民。毒施人鬼。（操初時無賴後頗好名深諱前事今斥言之安得不汗下乎）加其細政慘苛。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阱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

為甚。（三句將前文一總）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言紹至此猶不棄操，措筆絕佳）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事見第二十一回中。以上言紹屢次包容曹操，而操無禮特甚，是直在我而曲在彼也）今乃屯據敖倉，阻河為固，欲以螳螂之斧，御隆車之隧。（螳螂當車語見莊子。螳螂舉前兩足，狀如執斧，故云斧。隆車，雷車也。雷神名豐隆，故云隆車。隧，轍也）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群，奮中黃育獲之士，（中黃、夏育、烏獲，皆古力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紹甥高幹為并州，紹子譚為青州）大軍泛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荊州劉表與紹相結犄角也）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滅者哉。（前言我直彼曲，是理勝；此言我強彼弱，是勢勝也）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楊之餘眾，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若回旆反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此言操無可戰之將，勢固易破。○素，白也。揮，旛也）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此言操有篡逆之漸，理又難容，語殊悲壯）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違眾旅叛，舉

也言助救人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此段絕彼之黨）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紹子熙領幽州）書到荊州便勤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建忠將軍指張繡言荊州劉表已與張繡勒兵來助矣）州郡各整義兵羅落境界舉武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此段廣我之助又應起處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意）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如律令

紹覽檄大喜即命使將此檄遍行州郡并於各處關津隘口張挂檄文傳至許都時曹操方患頭風臥病在牀（頭風二字近為吉平事作引遠為華陀事伏線）左右將此檄傳進操見之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覺頭風頓愈從牀上一躍而起（陳琳之文勝似華陀之葯）顧謂曹洪曰此檄何人所作洪曰聞是陳琳之筆操笑曰有文事者必須以武畧濟之陳琳文字雖佳其如袁紹武畧之不足何（方嚇得汗出便強言笑語真是奸雄）遂聚謀士商議迎敵孔融聞之來見操曰袁紹勢大（不說理順只說勢大牆婉詞也）不可與戰只可與和荀彧曰袁紹無用之人何必議和孔融曰袁紹土廣民強其部下如許攸郭圖審配逢紀皆智謀之士田豐沮受皆忠臣也顏良文醜勇冠三軍其餘高覽張郃淳于瓊等俱世之名將何謂紹為無用之人乎（孔融此時便有左袒袁紹之意為後文曹操殺融伏線）彧笑曰紹兵多而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智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無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歷詆眾謀士之短俱確中其病可見知己知彼不獨能知彼之主亦能知彼之輔也）顏良文醜匹夫之勇一戰可擒其餘碌碌等輩縱有百萬何足道哉（荀彧此一段話與十勝十敗之說遙應）孔融默然操大笑

曰皆不出荀文若之料。遂喚前軍劉岱後軍王忠引兵五萬打著丞相旗號去徐州攻劉備。原來劉岱舊為兗州刺史。及操取兗州。岱降於操。操用為偏將。故今差他與王忠一同領兵。皆化中央補前文之所未及 操却自引大軍二十萬進黎陽拒袁紹。程昱曰。誠恐劉岱王忠不稱其使。操曰吾亦知非劉備敵手。為後二人被擒伏線 權且虛張聲勢。分付不可輕進。待我破紹。再勒兵破備。劉岱王忠領兵去了。曹操自引兵至黎陽。兩軍隔八十里。各自深溝高壘。相持不戰。自八月守至十月。原來許攸不樂審配領兵。沮受又恨紹不用其謀。各不相和。不圖進取。果應荀彧之言 袁紹心懷疑惑。不思進兵。方起兵時先無主張故今進兵時亦沒要緊 操乃喚呂布手下降將臧霸。把守青徐。于禁李典屯兵河上。曹仁總督大軍屯於官渡。操自引一軍竟回許都。袁曹至竟未嘗交手。○撥住袁紹一邊以下獨叙劉備一邊 且說劉岱王忠引軍五萬離徐州一百里下寨。中軍虛打曹丞相旗號。未敢進兵。只打聽河北消息。這裡玄德也不知曹操虛實。未敢擅動。亦只探聽河北。忽曹操差人催劉岱王忠進戰。二人在寨中商議。岱曰丞相催促攻城。你可先去。王忠曰。丞相先差你。岱曰我是主將。如何先去。二人互相推諉亦如審配許攸等互相疑沮竟是一樣局面好笑 忠曰。我和你同引兵去。岱曰我與你拈鬮。拈著的便去。王忠拈著先字。袁紹與六人謀則從其後者曹操使二人戰則拈其先者 只得分一半軍馬來攻徐州。玄德聽知軍馬到來。請陳登商議曰。袁本初雖屯、、黎陽。奈謀臣不和。尚未進取。曹操不知在何處。聞黎陽軍中無操軍旗號。此事却從玄德口中補出妙 如何這裡却反有他的旗號。登曰。操詭計百出。必以河北為重。親自監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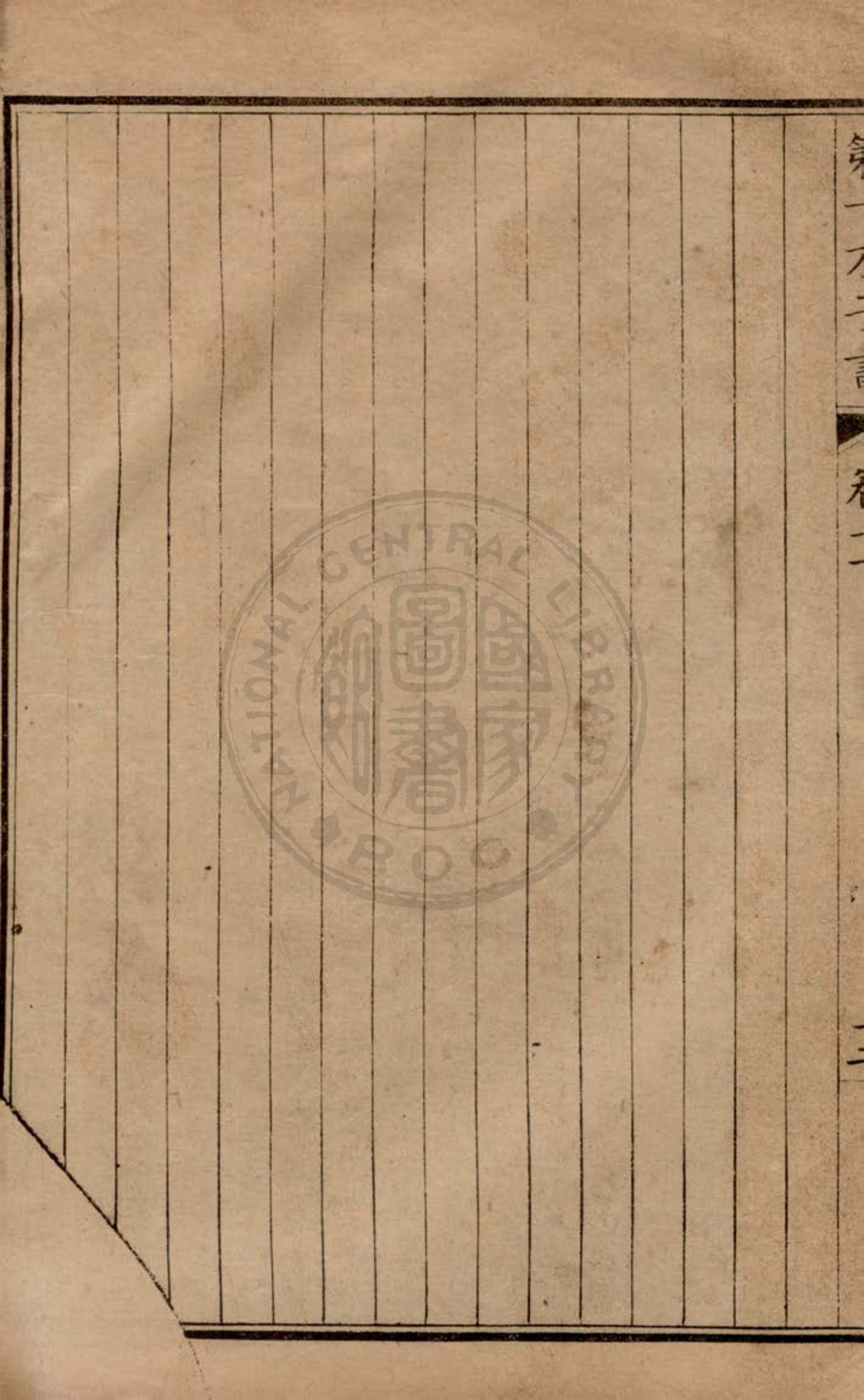
却故意不建旗號乃於此處虛張旗號吾意操必不在此（登之料操亦如彧之料紹）玄德曰兩弟誰可探聽虛實張飛曰小弟願往玄德曰汝為人躁暴不可去飛曰便是有曹操也將拏來（快人快語）雲長曰待弟往觀其動靜玄德曰雲長若去我却放心於是雲長引三千人馬出徐州來時值初冬陰雲佈合雪花亂飄（纔見青梅如荳又早白雪如花忽而杯酒忽而干戈一年之中不獨天時變人事亦變矣）軍馬皆冒雪佈陣驟馬提刀而出（想見赤面綠袍人在雪光中分外燃耀）大叫王忠打話忠出曰丞相到此緣何不降雲長曰請丞相出陣我自有說忠曰丞相豈肯輕見你雲長大怒驟馬向前王忠挺槍來迎兩馬相交雲長撥馬便走王忠趕來轉過山坡雲長大叫一聲舞刀直取王忠攔截不住恰待驟馬奔逃雲長左手倒提寶刀右手揪住王忠勒甲絲拖下鞍鞽橫擔於馬上回本陣來（王忠直如此易捉可笑）王忠軍四散奔走（以雲長趕散王忠兵亦如湯潑雪）雲長押解王忠到徐州見玄德玄德問你乃何人見居何職敢詐稱曹丞相忠曰焉敢有詐奉命教我虛張聲勢以為疑兵丞相實不在此（老寔人老寔原是沒用表號）玄德教付衣服酒食且暫監下待捉了劉岱再作商議雲長曰某知兄有和解之意故生擒將來玄德曰吾恐翼德躁暴殺了王忠故不教去此等人殺之無益留之可為解和之地（此時尚欲求和以袁紹既不決戰而自審其力未足拒操也）張飛曰二哥捉了王忠我去生擒劉岱來玄德曰劉岱昔為兗州刺史虎牢伐董卓時也是一鎮諸侯今日為前軍不可輕敵（虎牢關事已隔十餘回此處忽然提照出來）飛曰量此輩何足道哉我也似二哥生擒將來便了玄德曰只恐壞了他性命誤我大事飛曰如殺了我償他命（快人

（快語）玄德遂與軍三千飛引兵前進卻說劉岱知王忠被擒堅守不出張飛每日在寨前叫罵岱聽知是張飛越不敢出（如此人使當劉備阿瞞亦殊失計）飛守了數日見岱不出心生一計（莽人忽然用計未嘗莽也且正妙在莽處惑以人也）傳令今夜二更去劫寨日間卻在帳中飲酒（奇絕妙絕）詐醉尋軍士罪過打了一頓縛在營中曰待我今夜出兵時將來祭旗卻暗使左右縱之去（妙絕奇絕）軍士得脫偷走出營逕往劉岱營中來報劫寨之事劉岱見降卒身受重傷遂聽其說虛紮空寨伏兵在外是夜張飛卻分兵三路中間使三十餘人劫寨放火卻教兩路軍抄出他寨後看火起為號夾擊之三更時分張飛自引精兵先斷劉岱後路中路三十餘人搶入寨中放火劉岱伏兵恰待殺入張飛兩路兵齊出岱軍自亂正不知飛兵多少各自潰散（前在雪光中照耀赤面今在火光中照耀黑面一樣怕人敵軍安得不潰）劉岱引一隊步軍奪路而走正撞見張飛狹路相逢急難回避交馬只一合早被張飛生擒過去餘眾皆降飛使人先報入徐州玄德聞之謂雲長曰翼德自來粗莽今亦用智吾無憂矣乃親自出郭迎之（非獎勵其勇獎勵其智也）飛曰哥哥道我躁暴今日如何（其實得意）玄德曰不用言語相激如何肯使機謀（柔人激之則剛直人激之則反曲奇甚）飛大笑玄德見縛劉岱過來慌下馬解其縛曰小弟張飛誤有冒瀆望乞恕罪（還以兗州刺史待之比王忠畧有體面）遂迎入徐州放出王忠一同管待玄德曰前因車冑欲害備故不得不殺之丞相錯疑備反遣二將軍前來問罪備受丞相大恩正思報效安敢反耶二將軍至許都望善言為備分訴備之幸也（甘言卑詞一味虛假還用青梅煮酒時身分）劉岱王忠曰深荷

使君不殺之恩。當於丞相處方便。以某兩家老小保使君。玄德稱謝。次日盡還原領軍馬。送出郭外。劉岱王忠行不上十餘里。一聲鼓響。張飛攔路大喝曰。我哥哥忒沒分曉。捉住賊將如何又放了。諕得劉岱王忠在馬上發顫。張飛睜眼挺槍趕來。背後一人飛馬大叫。不得無禮。視之乃雲長也。劉岱王忠方纔放心。雲長曰。既兄長放了。吾弟如何不遵法令。飛曰。今番放了。下次又來。雲長曰。待他再來。殺之未遲。（關張二人一收一放定是玄德作用）劉岱王忠連聲告退曰。便丞相誅我三族也不來了。望將軍寬恕。（二人見雲長之刀翼德之矛亦如曹操見陳琳之檄不得不汗下也妙）飛曰。便是曹操自來也殺他片甲不回。今番權且寄下兩顆頭。（快人快語）劉岱王忠抱頭鼠竄而去。雲長翼德回見玄德曰。曹操必然復來。孫乾謂玄德曰。徐州受敵之地。不可久居。不若分兵屯小沛。守邳城。爲犄角之勢。以防曹操。玄德用其言。令雲長守下邳。甘糜二夫人亦於下邳安置。（前呂布以家小往下邳而殞命今玄德亦以家小往下邳而出奔妻子氣人又要怨風水不好矣）甘夫人乃小沛人也。糜夫人乃糜竺之妹也。（忽然夾敘二夫人出處筆極閒極警）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守徐州。玄德與關張屯小沛。劉岱王忠回見曹操。具言劉備不反之事。操怒罵辱國之徒。留你何用。喝令左右推出斬之。正是

犬豕何堪與虎鬬。魚蝦空自與龍爭。

不知二人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三回　禰正平裸衣罵賊　吉太醫下毒遭刑

禰衡孔融楊修三人。才同而其品則有不同。楊修事操者也。孔融不事操而猶與操周旋者也。禰衡則不事操而并不屑與周旋者也。三人皆為操所殺。而三人之中。惟衡最剛。故三人之死。亦惟衡獨蚤。操自負奸雄。其才力足以推倒一世。而禰衡鄙夷傲睨。視若無物。非膽勇過人。安能如此。生前既罵曹操。死後又罵王敦。至今鸚鵡洲英靈不泯。豈得僅以文人才士目之耶。或謂罵操如陳琳。而不殺之。何以獨忌禰正平乎。操之出使正平於諸侯者。以正平恃才而狂。欲使人磨折他一番。挫其銳氣。然後用之耳。不虞黃祖之遽殺之也。先儒有代曹操責黃祖書。備言此意。予曰不然。為此說者。未知禰陳兩人之優劣也。禰衡罵操以口。陳琳罵操以筆。雖同一罵。而衡之罵操。自罵者也。琳之罵操。代人罵者也。夫自罵之與代人罵則有間矣。琳之言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使操用之以射人。則其代操罵敵。亦猶是也。陳琳罵操而終於事操。禰衡罵操則必不事操。代人罵者可降。自罵者斷不降。此操之所為不殺琳。而必殺衡與。

為劉表計者。既知曹操使禰衡之意。便不當使衡見黃祖。當仍令衡還許都。方是高曹操一頭地。今操借刃於表。表復借刃於祖。是與操一般見識。終在曹操術中

耳。

董承元宵一夢何其快心。奈此夢不應。可爲惋惜。雖然天地夢數也。古今夢緣也。人生夢魂也。漢之變而爲三國。三國之變而爲晉。猶之蕉耳。鹿耳。蝴蝶耳。邯鄲與南柯耳。事之真者何必非夢。則事之夢者何必非真。夢如董承。直謂真焉可矣。

嘗讀曇花記。見冥王坐勘曹操。考之。問之。打之。駡之。或曰。此後人欲洩其憤無聊之極思耳。予曰不然。理應如是。不可謂之戲也。古來缺憾不平之事。有欲反其事以補之者。一曰鄧伯道父子團圓。一曰荀奉倩夫妻偕老。一曰屈大夫重興楚國。一曰燕太子克復秦讎。一曰王明妃再入漢關。一曰侯夫人生逢煬帝。一曰岳武穆寸斬秦檜。一曰南齊雲立滅賀蘭。斯皆以天數悅從人心。以人心挽回天數。然則董承劍起。曹操頭落。忠魂所結。竟當作如是觀。上醫醫國。其吉平之謂乎。若吉平者。不愧爲太醫矣。以其藥醫曹操之頭風。是毒藥也。以其藥醫漢帝之心病。是良藥也。人謂其誤以詐病爲真病。不得謂之知病。我謂其能以毒藥爲良藥。斯真謂之知醫。惜乎其藥不行耳。欲生人則生之。欲殺人則殺之。能生人是良醫。能殺人亦是良醫。獨怪今之醫家。心則華陀救周泰之心。藥則吉平毒曹操之藥。殺人而猶執生人之方。生人而適作殺人之孽。吾不知其醫術居等也。

孔融薦禰衡一篇文字。十分光彩。閱至此。掀髯稱快。當滿引一大白。禰衡鼓擊三

榻令人泣下吉平血流九指令人眦裂閱至此慷慨悲懷當滿引一大白

此卷起處正是曹操欲攻劉備却因招安張繡放下劉備忽然接入董承及董承事露而昔人不知有劉備至搜出義狀而曹操始知與承同謀者之有劉備于是下文攻劉備更不容緩矣然則此卷雖無劉備之事而實劉備傳中一大關目也

却說曹操欲斬劉岱王忠孔融諫曰二人本非劉備敵手若斬之恐失將士之心操乃免其死黜罷爵祿欲自起兵伐玄德孔融曰方今隆冬盛寒（應前雪花飄句）未可動兵待來春未為晚也（孔融心向玄德來春之說乃緩詞耳）可先使人招安張繡劉表然後再圖徐州操然其言先遣劉曄往說張繡曄至襄城先見賈詡陳說曹公盛德詡乃留曄于家中次日來見張繡說曹公遣劉曄招安之事正議間忽報袁紹有使至繡命入使者呈上書信繡覽之亦是招安之意詡問來使曰近日興兵破曹操勝負如何使曰隆冬寒月權且罷兵（與孔融之言相合）今以將軍與荊州劉表俱有國士之風故來相請耳（使者口中就便帶出劉表正與陳琳檄文中相應）詡大笑曰汝可回見本初道汝兄弟尚不能容何能用天下國士乎（袁術始而誤根紹不能以軍法斬之繼而僭號紹不能以大義誅之責紹者正當責其不能討術不當責其不能容術也賈詡初隨李傕後隨曹操雖有知謀不知順逆故其言如此可笑）當面扯碎書叱退來使張繡曰方今袁強曹弱今毀書叱使袁紹若至當如之何詡曰不如去從曹操繡曰吾先與操有讎安得相容（應前第十六回中事）詡曰從操其便有三夫曹公奉天子明詔征伐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操方弱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今之錦上添花者好向富厚處納款不樂向寡

之之處通情請聽賈詡之論曹公五霸之志必釋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焉繡從其言請劉曄相見曄盛稱操德且曰丞相若記舊怨安肯使某來結好將軍乎繡大喜即同賈詡等赴許都投降繡見操拜于階下操忙扶起執其手曰有小過失勿記于心（亂其叔母乃曰小過失虧他這付老面皮）遂封繡為揚武將軍封賈詡為執金吾使（操又得一謀士）操即命繡作書招安劉表賈詡進曰劉景升好結納名流今必得一有文名之士往說之方可降耳（只此一句引出禰正平來）操問荀攸曰誰人可去攸曰孔文舉可當其任操然之攸出見孔融曰丞相欲得一有文名之士以備行人之選公可當此任否融曰吾友禰衡字正平其才十倍于我此人宜在帝左右不但可備行人而已我當薦之天子（不曰薦之丞相而曰薦之天子融知正平固不為操用者也）

於是遂上表奏帝曰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指漢武帝）將弘基業疇咨熙載群士響臻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維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一句言其品）英才卓躒（一句言其才）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之口耳所暫聞不忘于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桑弘羊武帝時人）安世默識（張安世宣帝時人）以衡準之誠不足怪（一段美其才）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嫉惡若讎任座抗行（任座魏文侯時人）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一段美其品只此數語便為禰衡罵曹操張本）鷙鳥累百不如一鶚（郭嘉程昱等皆鷙鳥耳）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詞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

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詭責也）終軍欲以長纓牽制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一段言其少年有志應前年二十四句）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語亦奇麗非常）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清辭曲名）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兔騕褭（古良馬）絕足奔放良樂（王良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如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帝覽表以付曹操操遂使人召衡至禮畢操不命坐（無禮惹罵）禰衡仰天嘆曰天地雖闊何無一人也（開口便異）操曰吾手下有數十人皆當世英雄何謂無人（高祖踞見酈生生責之高祖便起謝今曹操不謝宜正平之終怒也）衡曰願聞操曰荀彧荀攸郭嘉程昱機深智遠雖蕭何陳平不及也張遼許褚樂進李典勇不可當雖岑彭馬武不及也呂虔滿寵為從事于禁徐晃為先鋒夏侯惇天下奇才曹子孝世間福將安得無人（曹操自誇其謀臣戰將敘得參差有勢）衡笑曰公言差矣此等人物吾盡識之荀彧可使弔喪問疾荀攸可使看墳守墓程昱可使關門閉戶郭嘉可使白詞念賦張遼可使擊鼓鳴金許褚可使牧牛放馬樂進可使取狀讀詔李典可使傳書送檄呂虔可使磨刀鑄劍滿寵可使飲酒食糟于禁可使負版築牆徐晃可使屠豬殺狗夏侯惇稱為完體將軍曹子孝呼為要錢太守（完體反言之也要錢正言之也然恐天下不獨一曹子孝矣）其

餘皆是衣架飯囊酒桶肉袋耳。（罵得暢快）操怒曰汝有何能衡曰天文地理無一不通三教九流無一不曉上可以致君為堯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顏（異人處只在此二句）豈與俗子共論乎（禰衡自贊亦如孔融之贊衡）時只有張遼在側掣劍欲斬之操曰吾正少一鼓吏早晚朝賀燕享可令禰衡充此職（衡欲使張遼擊鼓鳴金耶以其鄙薄張遼者命衡也）衡不推辭應聲而去（玩世不恭有詩人簡兮之風）遼曰此人出言不遜何不殺之操曰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天下必謂我不能容物彼自以為能故令為鼓吏以辱之（奸雄作用故欲辱衡誰知反為衡所辱也）來日操於省廳上大宴賓客令鼓吏撾鼓舊吏云撾鼓必換新衣衡穿舊衣而入遂擊鼓為漁陽三撾音節殊妙淵淵有金石聲（於革木之器能作金石之音正所謂激楚陽阿掌伎者所貪也禰正平漁陽撾與嵇叔夜廣陵散並稱絕調惜乎今不傳）坐客聽之莫不慷慨流涕左右喝曰何不更衣衡當面脫下舊破衣服裸體而立渾身盡露（孟嘉落帽以傲桓溫禰衡裸衣以辱曹操奸雄而遇狂士大有可觀）坐客皆掩面衡乃徐徐著褲顏色不變（真是目中無人）操叱曰廟堂之上何太無禮衡曰欺君罔上乃謂無禮（明明道著老賊）吾露父母之形以顯清白之體耳（既聽伐鼓淵淵又見白鳥鶴鶴）操曰汝為清白誰為汙濁衡曰汝不識賢愚是眼濁也不讀詩書是口濁也不納忠言是耳濁也不通古今是身濁也不容諸侯是腹濁也常懷簒逆是心濁也（前既夯詆其謀臣將士今卻指名獨罵曹操又罵之於伐鼓之後可謂鳴鼓而攻之矣○孔融薦禰衡一篇文字十分光彩禰衡罵曹操一篇言語十分鋒鋩可稱雙絕）吾乃天下名士用為鼓吏是猶陽貨輕仲尼臧倉毀孟子耳（索性罵個盡性暢絕）欲成王霸之業而如此輕人耶時孔融在坐恐操殺衡乃從容進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足發明王之夢（用高宗夢傅說事古使有罪者充役謂之胥靡傅說築於傅巖之野是代罪人役也）操指衡而言曰令汝往荊州

為使。如劉表來降。便用汝作公卿。衡不肯往。操教備馬三匹。令二人扶挾而行。[禰衡倔強之態]却教手下文武整酒於東門外送之。荀彧曰。如禰衡來。不可起身。衡至。下馬入見。衆皆端坐。衡放聲大哭。荀彧問曰。何為而哭。衡曰。行於死柩之中。如何不哭。[鼓音之悲正為此耳]衆皆曰。吾等是死屍。汝乃無頭狂鬼耳。衡曰。吾乃漢朝大臣。不作曹瞞之黨。安得無頭。[禰衡以漢帝為頭。不似彼衆人以曹操為頭也]衆欲殺之。荀彧急止之曰。量鼠雀之輩。何足汙刀。衡曰。吾乃鼠雀。尚有人性。汝等只可謂之蜾蟲。[然則其視曹操不過如蟻中之王。蜂中之長耳]衆恨而散。衡至荊州。見劉表畢。雖頌德實譏諷。表不喜。[表好名士而不喜禰衡。如葉公之好龍。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令去江夏見黃祖。或問表曰。禰衡戲謔主公。何不殺之。表曰。禰衡數辱曹操。操不殺者。恐失人望。故令作使於我。欲借我手殺之。使我受害賢之名也。吾今遣去見黃祖。使曹操知我有識。[劉表使見黃祖。即曹操使見劉表之意。是操借刀于表。而表復乞諸其鄰而與之耳]衆皆稱善。時袁紹亦遣使至。表問衆謀士曰。袁本初又遣使來。曹孟德又差禰衡在此。當從何便。從事中郎將韓嵩進曰。今兩雄相持。將軍若欲有為。乘此破敵可也。如其不然。將擇其善者而從之。今曹操善能用兵。賢俊多歸。其勢必先取袁紹。然後移兵向江東。恐將軍不能禦。莫若舉荊州以附操。操必重待將軍矣。[與賈詡勸張繡相同]表曰。汝且去許都。觀其動靜。再作商議。嵩曰。君臣各有定分。嵩今事將軍。雖赴湯蹈火。一唯所命。將軍若能上順天子。下從曹公。使嵩可也。如持疑未定。嵩到京師。天子賜嵩一官。則嵩為天子之臣。不得復為將軍死矣。[先說在前。後來不得罪之]表曰。汝且先往觀之。吾別有主意。

嵩辭表到許都見操操遂拜嵩為侍中領零陵太守果應韓嵩所言 荀彧曰韓嵩來觀動靜未有微功重加此職禰衡又無音耗丞相遣而不問何也荀彧雙問韓禰二人 操曰禰衡辱吾太甚故借劉表手殺之何必再問曹操單答禰衡一人 遂遣韓嵩回荊州說劉表嵩回見表稱頌朝廷盛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曰汝懷二心耶欲斬之嵩大叫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蒯良曰嵩未去之前先有此言矣劉表遂赦之人報黃祖斬了禰衡此事不用寔敘只在使者口中虛寫省筆 表問其故對曰黃祖與禰衡共飲皆醉祖問衡曰君在許都有何人物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除此二人別無人物祖曰似我何如衡曰汝似廟中之神雖受祭祀恨無靈驗祖大怒曰汝以我為土木偶人耶衡之視人不是死屍即是木偶所以取禍 遂斬之衡至死罵不絕口此非黃祖殺之而劉表殺之亦非劉表殺之而曹操殺之也 劉表聞衡死亦嗟呀不已令葬于鸚鵡洲邊後人有詩嘆曰

黃祖才非長者儔禰衡喪首此江頭而今鸚鵡洲邊過惟有無情碧水流

卻說曹操知禰衡受害笑曰腐儒舌劍反自殺矣不說自己殺他又不說別人殺他反說他自殺奸雄之極 因不見劉表來降便欲興兵問罪荀彧諫曰袁紹未平劉備未滅而欲用兵江漢是猶舍心腹而顧手足也可先滅袁紹後滅劉備江漢可一掃而平矣操從之以上按下荊州一邊以下再敘許都一邊 且說董承自立德去後日夜與王子服等商議無計可施建安五年元旦朝賀見曹操驕橫愈甚感憤成疾將敘元宵飲酒先敘元旦染病李泉詩曰佳節每從愁裏過壯心猶傍醉中來正與此合 帝知國舅染病令隨朝太醫前去

醫治此醫乃洛陽人姓吉名太字稱平人皆呼為吉平當時名醫也平到董承府用藥調治旦夕不離常見董承長吁短嘆不敢動問（但知其身病不知其心病也）時值元宵吉平辭去承留住二人共飲飲至更餘承覺困倦就和衣而睡（前二十回中隱几而臥乃是日裡今和衣而睡乃是夜間前因漏夜未眠此因病後困倦寫得有情有景）忽報王子服等四人至承出接入服曰大事諧矣承曰願聞其說服曰劉表結連袁紹起兵五十萬共分十路殺來（快暢之極）馬騰結連韓遂起西涼軍七十二萬從北殺來（快暢之極）曹操盡起許昌兵馬分頭迎敵城中空虛若聚五家僮僕可得千餘人乘今夜府中大宴慶賞元宵將府圍住突入殺之不可失此機會（更快暢之極）承大喜隨即喚家奴各人收拾兵器自己披挂綽槍上馬（疾至此有起色矣）約會都在內門前相會同時進兵夜至一鼓眾兵皆到董承手提寶劍徒步直入見操設宴後堂大叫操賊休走一劍剁去隨手而倒（一路看來竟有真有此快事何其天從人願至如此之易）霎時覺來乃南柯一夢（半晌歡喜讀至此句不覺掃興）口中猶罵操賊不止吉平向前叫曰汝欲害曹公乎承驚懼不能答（楚莊王將有所謀必屏人獨寢恐夢中漏言正為此也）吉平曰國舅休慌某雖醫人未嘗忘漢某連日見國舅嗟嘆不敢動問恰纔夢中之言已見真情幸勿相瞞倘有用某之處雖滅九族亦無後悔（滿朝文武不及一醫生多矣）承掩面而哭曰只恐汝非真心平遂咬下一指為誓（獻帝刺指寫詔吉平咬指為誓二指正復相應）承乃取出衣帶詔令平視之且曰今之謀望不成者乃劉玄德馬騰各自去了無計可施因此感而成疾（至此方說出真正病源）平曰不消諸公用心操賊性命只在某手中（今日醫生之手皆如此之可畏）承問其故平曰操常患頭風痛入骨髓纔

一舉發便召某醫治如早晚有召只用一服毒藥必然死矣何必舉刀兵乎（一帖藥勝是百萬兵）
承曰若得如此救漢朝社稷者皆賴君也（方是真正良醫不但醫董承身病并醫董承心病不但醫董承心病且醫獻帝心病矣）時吉平辭歸
承心中暗喜步入後堂忽見家奴秦慶童同侍妾雲英在暗處私語承大怒喚左右
捉下欲殺之夫人勸免其死（夫人大是設事）各人重責四十將慶童鎖於冷房慶童懷恨當夜
將鐵鎖扭斷跳墻而出逕入曹操府中告有機密事（前十回中馬宇為家童所首此處董承亦同為家童所首前略後詳事雖同而文各異）操
喚入密室問之慶童云王子服吳子蘭种輯吳碩馬騰五人（只說得五人妙）在家主府中商議
機密必然是謀丞相家主將出白絹一段不知寫著甚的近日吉平咬指為誓我也
曾見（秦慶童口中妙在說得不明不白但見白絹不見詔血但知寫字咬指不知所議謂何正如斷碑之文不甚可讀而以意度之自能猜測而得也）曹操藏匿慶童於府中董承
只道逃往他方去了也不追尋次日曹操詐患頭風召吉平用藥吉平自思曰此賊
合休暗藏毒藥入府（操之病是假病平之醫亦是假醫）操臥於床上令平下藥平曰此病可一服即愈（自然）
（不消第二服）教取藥罐當面煎之藥已半乾平已暗下毒藥親自送上操知有毒故意遲延
不服平曰乘熱服之少汗即愈（水二鍾姜三片滓不再煎）操起曰汝既讀儒書必知禮義君有疾飲
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汝為我心腹之人何不先嘗而後進（先嘗則不能進矣）平
曰藥以治病何用人嘗平知事已泄縱步向前扯住操耳而灌之操推藥潑地磚皆
迸裂操未及言左右已將吉平執下（事雖未成而吉平之勇過於專諸矣）操曰吾豈有病特試汝耳汝果有
害我之心遂喚二十個精壯獄卒執平至後園拷問（此是一拷吉平）操坐于亭上將平縛倒於

地吉平面不改容略無懼怯（想其懷藥入府時已置死生于度外）操笑曰量汝是个醫人安敢下毒害我必有人唆使你來你說出那人我便饒你平叱之曰汝乃欺君罔上之賊天下皆欲殺汝豈獨我乎（絕似施全對秦檜語）操再三盤問平怒曰我自欲殺汝安有人使我來（先說人皆欲殺不獨說我又說我自欲殺更不関人若論有人指使則天下人皆使我來若論無人指使則更無一人使我來也）今事不成惟死而已操怒教獄卒痛打打到兩个時辰皮開肉裂血流滿階操恐打死無可對証令獄卒揪去靜處權且將息（惡極）傳令次日設宴請衆大臣飲酒惟董承託病不來王子服等皆恐操生疑只得俱至（一人因恐而不來數人因恐而皆至）操於後堂設席酒行數巡曰筵中無可為樂我有一人可為衆官醒酒（吉平善用表汗湯今操用他為醒酒湯）教二十個獄卒與吾牽來須臾只見一長枷釘著吉平拖至階下（此是三拷吉平）操曰衆官不知此人結連惡黨欲反背朝廷謀害曹某今日天敗請聽口詞操教先打一頓昏絕於地以水噴面吉平甦醒（吉平被水噴醒衆官却被曹操嚇醒）睜目切齒而罵曰操賊不殺我更待何時操曰同謀者先有六人與汝共七人耶（足七人之数者劉玄德也若添一吉平則八人矣乃白絹狀上本無吉平而慶童口中却無玄德猜測得妙）平只是大罵王子服等四人面面相覷如坐鍼氈（曹操意中八人認作七人曹操座上六人尚欠二人參差不齊錯落有致）操教一面打一面噴平並無求饒之意（硬漢）操見不招且教牽去（還不許他死惡極）衆官席散操只留王子服等四人夜宴四人魂不附體只得留待操曰本不相留爭奈有事相問汝四人不知與董承商議何事子服曰並未商議甚事操曰白絹中寫著何事子服等皆隱諱操教喚出慶童對証子服曰汝於何處見來慶童曰你迴避了衆人六人在一處畫字

如何賴得(慶童只有得六人)子服曰此賊與國舅侍妾通姦被責誣主不可聽也操曰吉平下毒非董承所使而誰子服等皆言不知操曰今晚自首尚猶可恕若待事發其實難容子服等皆言並無此事操叱左右將四人拏住監禁次日帶領眾人徑投董承家探病(前吉平至曹操府中看病今曹操至董承家中探病都是不懷好意)承只得出迎操曰緣何夜來不赴宴承曰微疾未痊不敢輕出操曰此是憂國家病耳(曹操賺吉平是假病董承患曹操是真病)承愕然操曰國舅知吉平事乎承曰不知操冷笑曰國舅如何不知喚左右牽來與國舅起病(竟欲以吉平三拷當枚生七發前日醒酒是以吉平為湯今日起病是又以吉平為酒矣)承舉措無地須臾二十獄卒推吉平至階下(此為三拷吉平)吉平大罵曹操逆賊(見曹操便罵硬漢)操指謂承曰此人曾攀下王子服等四人吾已拏下廷尉尚有一人未曾捉獲(曹操只道一人不知尚有三人)因問平曰誰使你來藥我可速招出平曰天使我來殺逆賊(妙人心所存即天理也)操怒教打身上無容刑之處承在座觀之心如刀割操又問平曰你原有十指今如何只有九指平曰嚼以為誓誓殺國賊(絕不抵賴硬漢)操教取刀來就階下截去其九指(今之庸醫以十指殺人者亦當以此法殺之)曰一發截了教你為誓平曰尚有口可以吞賊有舌可以罵賊(為張睢陽顏常山舌)操令割其舌平曰且勿動手吾今熬刑不過只得供招(不知者讀至此必以為將供出董承矣)可釋吾縛操曰釋之何礙遂命解其縛平起身望闕拜曰臣不能為國家除賊乃天數也拜畢撞階而死(立誓以殺曹操是其忠也至死不招董承是其義也被禍最慘性最烈不意醫生中乃有此人)操令分其肢體號令時建安五年正月也史官有詩曰

漢朝無起色　醫國有稱平　立誓除姦黨　捐軀報聖明

極刑詞愈烈　慘死氣如生　十指淋漓處　千秋仰異名

操見吉平已死教左右牽過秦慶童至面前操曰國舅認得此人否承大怒曰逃奴在此即當誅之操曰他首告謀反今來對證誰敢誅之承曰丞相何故聽逃奴一面之說操曰王子服等吾已擒下皆招證明白汝尚抵賴乎即喚左右拏下命從人直入董承臥房內搜出衣帶詔并義狀操看了笑曰鼠輩安敢如此（曹操一向只知有義狀今日方知有血詔一向只知有六人今日方知有七人矣）遂命將董承全家良賤盡皆監禁休教走脫一个操回府以詔狀示衆謀士商議要廢獻帝更立新君（曹操此時竟欲為董卓所為矣）正是

數行丹詔成虛望　一紙盟書惹禍殃

未知獻帝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四回　國賊行兇殺貴妃　皇叔敗走投袁紹

嘗詠唐人弔馬嵬詩曰可憐四紀為天子不及羅家有莫愁其言可謂悲矣然楊妃之死死於其兄之誤國董妃之死死於其兄之愛君夫以兄之罪而殺楊妃今人猶為之惋惜况以兄之罪而殺董妃能不為之悼嘆乎哉吾以為董妃之冤冤於太真則獻帝之痛更痛於玄宗矣

以天子之尊而束縛於權臣不得已耳以方伯之重而牽制於小兒亦不得已耶衣帶詔之事旣聞董貴妃之事甚慘正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義士發憤立功之日而乃遷延歲月坐失機會天子不能保其嬪妃諸侯且欲戀其家室已之幼子有

疾猶然繫懷君之孕嗣遭殃不為動念以四世三公代食漢祿者反不如醫生之盡節良可嘆也

讀徐文長四聲猿有禰衡罵曹操一篇文字將禰衡死後之事補罵一番殊為痛快今恨不將陳琳檄後之事再教陳琳補罵一番也雖然惟無瑕者可以戮人袁紹不奉天子之命而襲取冀州欺韓馥又負公孫瓚其罪一傕汜之亂不聞勤王其罪二袁術僭號而不能討及術歸帝號而又欲迎之其罪三為紹計者恐我之言以責操而操亦盡言以責我故一罵之後不敢更罵耳昔齊桓公挾天子以令諸侯行權力以假仁義聶北之救坐視邢亡楚丘之封直待衛滅又兄弟姊妹之間多慚德焉是以其責楚也不責其僭稱王號吞併諸姬而但問以包茅不貢昭王不復舍其大而責其小舍其近而責其遠其同此意也夫

田豐前欲緩戰今欲急戰前則無隙可伺今則有虛可乘審時勢而為謀惜袁紹之不能用耳然吾怪郭圖審配獨無一言何也蓋二人與田豐不和故前者豐不欲戰二人以宜戰之說爭之今者豐既欲戰二人更有不宜戰之說助之但從自已門戶起見不從國家大事起見古來朋黨之害往往在此唐有牛李之互持宋有朔洛蜀之角立朝廷且受其患況袁紹一隅之主乎為天下者不顧家玄德前敗於呂布遂棄妻小而不顧今敗於曹操又棄妻小而不顧與高祖委呂后於項

羽正復相同彼袁紹室家情重戀戀小兒豈得爲成大事之人袁紹與玄德三番相見第一次在虎牢第二次在磐河第三次在冀州玄德於袁紹三番求救第一次鄭玄作柬第二次自己致書第三次單騎親往紹則前倨而後恭備亦昔疎而今密非紹之賢而納備乃備之急而投紹耳前乎此者依託呂布又依託曹操後乎此者依託劉表又依託孫權煢煢一身常爲客子然則備之爲君殆在旅之六五云操之敵紹能以寡勝衆備之敵操不能以寡勝衆是備之用兵不如操矣然爲將之道在能用兵爲君之道不在能用兵而在能用用兵之人備之所以敗者以此時未遇諸葛亮耳未遇諸葛雖關張之勇無所用之既遇諸葛雖曹操之智不能當耳而諸葛不爲操所得猶爲備所得善乎唐太宗之論操曰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韓信善將兵一將之智也高祖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萬乘之才也豈非操之用兵則勝於備而用人則遜於備與

郤說曹操見了衣帶詔與衆謀士商議欲廢郤獻帝更擇有德者立之程昱諫曰明公所以能威震四方號令天下者以奉漢家名號故也今諸侯未平遽行廢立之事必起兵端矣操乃止（操賊幾爲董卓所爲而卒未爲者以自己曾討董卓故也）只將董承等五人并其全家老小押送各門處斬死者共七百餘人城中官民見者無不下淚（不特當日見者下淚即今日讀者亦爲酸鼻）後人有詩嘆董承曰

密詔傳衣帶　天言出禁門　當年曾救駕　此日更承恩

憂國成心疾　除奸入夢魂　忠貞千古在　成敗復誰論

又有嘆王子服等四人詩曰

書名尺素矢忠謀　慷慨思將君父酬　赤膽可憐捐百口　丹心自是足千秋

且說曹操既殺了董承等眾人。怒氣未消。遂帶劍入宮來。弒董貴妃。（咄咄怪事）貴妃乃董承之妹。帝幸之。已懷孕五月。（補敘貴妃一筆）當日帝在後宮。正與伏皇后私論董承之事。至今尚無音耗。（點綴好）忽見曹操帶劍入宮。面有怒容。帝大驚失色。（宰相面有怒容而天子大驚失色豈不奇絕）操曰。董承謀反。陛下知否。帝曰。董卓已誅矣。（操言董承而帝故意誤言董卓蓋操乃今日之董卓也帝意不在卓殆暗指操耳帝亦善於詞令）操大聲曰。不是董卓。是董承。帝戰慄曰。朕實不知。（讀左傳周鄭交質篇王曰無之句為之一嘆今獻帝朕實不知正復相似○此時宰相儼如閹官天子竟似罪人矣）操曰。忘了破指修詔耶。帝不能答。（手跡既真口詞難賴）操叱武士擒董妃至。帝告曰。董妃有五月身孕。望丞相見憐。（帝因孕而欲求免其身）操曰。若非天敗。吾已被害。豈得復留此女。為吾後患。伏后告曰。貶於冷宮。待分娩了。殺之未遲。（后度不能免其身但求全其孕宰相作色帝后哀求皆絕奇之事）操曰。若留此逆種。為母報讎乎。（天子之嗣乃曰逆種是何言與）董妃泣告曰。乞全屍而死。勿令彰露。（妃度身孕但不能免但泣求全屍矣可憐可恨令人夜不能注目）操令取白練至面前。（因乃兄列名於白絹遂使其妹畢命於白練）帝泣謂妃曰。卿於九泉之下。勿怨朕躬。（何言之痛也讀者能不鼻酸而髮指乎）言訖淚下如雨。伏后亦大哭。操怒曰。猶作兒女態耶。叱武士牽出。勒死於宮門之外。（巍巍至尊不能庇一女子真天跼地蹐時也）後人有詩嘆董妃曰

春殿承恩亦枉然　傷哉龍種並時捐　堂堂帝主難相救　掩面徒看淚湧泉

操諭宮監官曰今後但有外戚宗族不奉吾旨輒入宮門者斬守禦不嚴與同罪（為後文伏完事露伏筆）又撥心腹人三千充御林軍令曹洪統領以為防察（獻帝此時如坐牢獄中）操謂程昱曰今董承等雖誅尚有馬騰劉備亦在此數不可不除昱曰馬騰屯軍西涼未可輕敵但當以書慰勞勿使生疑誘入京師圖之可也（為後誘殺馬騰伏筆）劉備現在徐州分布犄角之勢亦不可輕敵（以上將馬劉二人並說）況今袁紹屯兵官渡常有圖許都之心若我一旦東征劉備勢必求救於紹紹乘虛來襲何以當之（放下馬騰專說劉備又因劉備轉出袁紹）操曰非也備乃人傑也今若不擊待其羽翼既成急難圖矣袁紹雖強事多懷疑不決何足憂乎（操以玄德為英雄不以本初為英雄正與青梅煮酒時談論相合）正議間郭嘉自外而入操問曰吾欲東征劉備奈有袁紹之憂如何嘉曰紹性遲而多疑其謀士各相妒忌（此操語又添出謀士一句）不足憂也劉備新整軍兵眾心未服（二語為後關張部卒降曹降卒詐投關公襲取下邳等事伏筆）丞相引兵東征一戰可定矣操大喜曰正合吾意遂起二十萬大軍分兵五路下徐州（下徐州五路分兵攻小沛八面遣將此五路只虛寫後八面却寔敘俱妙）細作探知報入徐州孫乾先往下邳報知關公隨至小沛報知玄德玄德與孫乾計議曰此必求救於袁紹方可解危於是玄德修書一封（此時玄德竟親自寫書不必更煩鄭康成矣）遣孫乾至河北乾乃先見田豐具言其事求其引進（前鄭玄致書今又託田豐引進不啻先之以子貢申之以冉有也）豐即引孫乾入見紹呈上書信只見紹形容憔悴衣冠不整（却又作怪）豐曰今日主公何故如此紹曰我將死矣（令人不解）豐曰主公何出此言紹曰吾生五子惟最幼者極快吾意（婦人愛少子丈夫亦如是耶）今患疥瘡命已垂絕（紹所患者不過小兒之病小兒所患者又不過疥癬之疾可發一笑）吾有

何心更論他事乎。（可笑）豐曰今曹操東征劉玄德許昌空虛若以義兵乘虛而入上可以保天子下可以救萬民此不易得之機會也惟明公裁之（豐前欲緩戰今欲急戰此量時度勢之言與沮受一味言戰者不同）紹曰吾亦知此最好奈我心中恍惚恐有不利豐曰何恍惚之有紹曰五子中惟此子生得最異倘有疎虞吾命休矣遂决意不肯發兵（曹昂死而曹操只哭一典韋袁熙病而袁紹不肯救劉備袁曹優劣又見如此況前鄭玄致書之時董承未死血詔未泄今此番已露玄德書中必詳言之乃紹見書而不一發憤可謂無氣）乃謂孫乾曰汝回見玄德可言其故倘有不如意可來相投吾自有相助之處（為後劉備投袁紹伏筆）田豐以杖擊地曰遭此難遇之時乃以嬰兒之病失此機會大事去矣可痛惜哉跌足長嘆而出（真正可惜○玄德求救於紹不出程昱所料袁紹不肯發兵不出郭嘉所料也）孫乾見紹不肯發兵只得星夜回小沛見玄德具言此事玄德大驚曰似此如之奈何張飛曰兄長勿憂曹兵遠來必然困乏乘其初至先去劫寨可破曹操（此計亦可但瞞不過曹操耳）玄德曰素以汝為一勇夫耳前者捉劉岱時頗能用計（又將前事一提）今獻此策亦中兵法乃從其言分兵劫寨且說曹操引軍往小沛來正行間狂風驟至忽聽一聲響亮將一面牙旗吹折（孫堅之死有風報應曹操之勝亦有風報應）操便令軍兵且住聚眾謀士問吉凶荀彧曰風從何方來吹折甚顏色旗操曰風自東南方來吹折角上牙旗（單旂曰旂雙旂曰門旂）乃青紅二色（董承之死只因紅詔一紙白絹一副劉備之敗却因青紅牙旗一面）彧曰不主別事今夜劉備必來劫寨（張飛之計早被荀文若占出）操點頭忽毛玠入見曰方纔東南風起吹折青紅牙旗一面主公以為主何吉凶操曰公意若何毛玠曰愚意以為今夜必主有人來劫寨（謀士所見皆同）後人有詩嘆曰

吁嗟帝胄勢孤窮全仗分兵劫寨功爭奈牙旗折有兆老天何故縱奸雄

操曰天報應我即當防之遂分兵九隊只留一隊向前虛紮營寨餘衆八面埋伏（九隊山前十面埋伏小沛城外八面埋伏）是夜月色微明（既寫風又寫月忙中偏有此閒筆）玄德在左張飛在右分兵兩隊進發只留孫乾守小沛且說張飛自以為得計領輕騎在前突入操寨但見零零落落無多人馬四邊火光大起喊聲齊舉飛知中計急出寨外正東張遼正西許褚正南于禁正北李典東南徐晃西南樂進東北夏侯惇西北夏侯淵八處軍馬殺來（曹操分撥八面之衆前不敘明至此方點出）張飛左冲右突前遮後當所領軍兵原是曹操手下舊軍見事勢已急盡皆投降去了（正是朱靈路昭及車胄所領之兵也）飛正殺間逢著徐晃大殺一陣後面樂進趕到飛殺條血路突圍而出只有數十騎跟定欲還小沛去路已斷欲投徐州下邳又恐曹軍截住尋思無路只得望芒碭山而去（按下張飛下文單敘玄德）却說玄德引兵劫寨將近寨門喊聲大震後面衝出一軍先截去了一半人馬夏侯惇又到玄德突圍而走夏侯淵又從後趕來玄德回顧止有三十餘騎跟隨急欲奔還小沛（敘張飛處既詳敘玄德處不得不略然非略也其詳已在張飛劫寨中矣）早望見小沛城中火起（順筆虛寫不消寔是敘妙）只得棄了小沛欲投徐州下邳又見曹軍漫山塞野截住去路（亦虛寫一句）玄德自思無路可歸想袁紹有言倘不如意可來相投今不若暫往依棲別作良圖（還記磐河相遇時否正是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也）遂望青州路而走正逢李典攔住玄德匹馬落荒望北而逃李典擄將從騎去了（李典在正北夏侯惇在東北夏侯淵在西北玄德望北而逃正當與三路軍相遇耳一筆不亂）且說玄德匹馬投青州日行三百里

奔至青州城下叫門門吏問了姓名來報刺史刺史乃袁紹長子袁譚譚素敬玄德聞知匹馬到來即便開門出迎（袁譚較勝乃翁而乃翁反愛其少子何也）接入公廨細問其故玄德備言兵敗相投之意譚乃留玄德於館驛中住下發書報父袁紹一面差本州人馬護送玄德至平原界口袁紹親自引衆出鄴郡三十里迎接玄德（回想虎牢關時真前倨而後恭矣）玄德拜謝紹忙答禮曰昨為小兒抱病有失救援於心怏怏不安今幸得相見大慰平生渴想之思（繁禮多儀虛文無當）玄德曰孤窮劉備（玄德此時止剩一身自稱孤窮劉備真不誣也）久欲投於門下奈機緣未遇今為曹操所攻妻子俱陷（天子不能保其一貴妃董承等不能保其七百餘口玄德又能安保其二夫人乎）想將軍容納四方之士故不避羞慚逕來相投望乞收錄誓當圖報紹大喜相待甚厚同居冀州（接下玄德下文單敘雲長）且說曹操當夜取了小沛隨即進兵攻徐州糜竺簡雍守把不住只得棄城而走陳登獻了徐州曹操大軍入城安民已畢隨喚衆謀士議取下邳荀彧曰雲長保護玄德妻小死守此城若不速取恐為袁紹所得（或已知備之必投紹矣）操曰吾素愛雲長武藝人材若得之以為己用不若令人說之使降（欲說降關公亦大難事）郭嘉曰雲長義氣深重必不肯降（曹操但知其武藝人材郭嘉獨知其義氣）若使人說之恐被其害帳下一人出曰某與關公有一面之交願往說之衆見之乃張遼也（回想白門樓相救之事已隔數卷此處忽然照應）程昱曰文遠雖與雲長有舊吾觀此人非可以言詞說也某有一計使其進退無路然後用文遠說之彼必歸丞相矣正是

整備窩弓射猛虎　安排香餌釣鰲魚

未知其計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